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六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張泰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六

宋　劉時舉　撰

宋高宗六

乙丑紹興十五年春正月行大朝會禮用黃麾仗三千二百五十人　秦檜曰若非經界賦役不均遂命戶部侍郎王鈇先於兩浙行之　試博學宏詞科湯思退王曮洪邁並賜進士出身　三月親試舉人賜劉章等一

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彗出東方大赦　五月置六部架閣官　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幸秦檜第乃上所賜第新成也尋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之令監司察汰縣令　秋七月復利州鐵錢監　寛廬光州上供　八月命提舉茶鹽官兼領常平惟四川廣西以憲臣淮西京西以漕臣兼領　冬十月置四川總領

閏月秘書省請下諸路求遺書及先賢墨跡　十二月討平虔梅羣盜

丙寅紹興十六年春正月親耕籍田三推乃止命宰執以次行五推九推之禮庶人終千畝焉仍詔守令自今每歳之春出郊勸農　毁淫祠　二月罷明法科　三月建武學　賜秦檜家廟祭器　張澄以展皇城及創修外闕澄皆告具除節度　夏四月作祚德廟加封程嬰杵臼韓厥　五月詔擇監司　作景鐘天子親祀上帝則用之　秋七月竄張浚於連州先是浚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遲則禍大而難測疾則禍輕而易治

惟陛下謹察情偽預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檜以謂時已泰平諱言兵事令中丞何若劾之故有是命

八月求蜀遺書 冬十月閱新禮器撞景鐘奏新樂用皇祐故事也 十一月癸酉郊備祭器設八寶如政和之儀 詔復先朝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等制 置御書院 十二月彗出西南

丁卯紹興十七年春正月禁獻羨餘 詔近免稅米而所過尚收力勝錢其除之 遣官覈實經界 二月祀

高禖　三月檜改封益國公　夏四月以右正言巫伋兼崇政殿說書自此臺諫與經筵相與表裏　五月詔舉制科　大雨雹　六月詔盜賊今後不許招安　秋八月趙鼎卒鼎在吉陽故吏門人皆不敢問秦檜令本軍月具鼎存亡申尚書省鼎知之乃不食而卒　詔以寬剩錢充月椿　九月竄呂摭檜恨頤浩不已使台州守臣曾惇求其家陰事會摭嫂姜氏告摭烝其庶弟之母送獄窮治其罪於是一家破矣　減江浙折帛錢

冬十一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建太一宮　頒常平免役法　是歲金與蒙國議和蒙國自稱祖元皇帝
戊辰紹興十八年春正月賜內門名南曰麗正北曰和寧　以秦熺知樞密院　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親試舉人賜王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秦熺引嫌辭避罷為觀文殿學士　五月圖景靈宮配饗功臣像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

彥凡十有六人　李顯忠上恢復之策於朝秦檜怒奏罷顯忠不遵稟聞奏止用申狀降官奉祠台州居住　秋四川宣撫使以知成都李璆為四川安撫制置使　八月增殿前司軍　定歲糴額　冬十一月知新州張棣奏胡銓語言不遜怨望朝廷自新州徙吉陽　十二月賑饑民　濬浙河

己巳紹興十九年春正月朔上皇太后壽　二月定歲賜諸軍馬額詔發川馬二百匹進御而以四千匹付江

上諸軍鎮江建康荆鄂軍各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又以秦馬三千五百付三衙殿前司千五百馬步司各千又七百付宣撫司總計八千四百匹遂為定例　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川行經界法　名隱士劉勉之　六月下寛恤詔　秋七月詔諸路提刑詣所部決獄　冬十月竄辛永宗　十一月壬辰郊　以巫伋兼直學士院　著作佐郎林機言訪聞失意之人窺伺朝廷作為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絶之　御史曹筠奏胡

寧劉章交通趙鼎每懷異意遂罷職蓋秦檜疑其不附已也　金宗族大臣弑其主亶從弟亮立

庚午紹興二十年春正月禁科罰罪人緡錢　秦檜趨朝有挾刃於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棘寺驗治則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也檜引全而問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金人汝獨不肯故我要殺汝詔磔於市　三月秦熺特進加大學士　李光貶昌化軍初到貶所嘗作私史孟堅為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遂命曹

泳究實泳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光坐妄著私史譏謗朝廷罪孟堅竄峽州於是前從官及朝士連坐者八人胡寅程瑀潘良貴宗穎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許皆坐與光交通謗訕降責有差　胡寅竄新州　夏四月置力田科　五月詔舉制科　安奉中興聖統於景靈宮　八月竄張浚於永州　置建州社倉　冬十二月以王會權兵部侍郎會秦檜妻之弟也　是冬金城燕京

辛未紹興二十一年春正月苗米禁折估　置諸州惠民局　禁額外吏　三月遣使金國乞修奉陵寢迎請靖康帝歸以巫伋為祈請使　夏閏四月選諸州卒補三衙　親試舉人賜趙逵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五月散利路義士　秋七月除柴米税　九月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居住多有絶產其令户部撥以贍學定處州丁税額　冬十月幸張俊第尋加俊太師　十二月雷

壬申紹興二十二年春三月王庶之子之奇之荀俱編置梅州融州　葉三省坐詆休兵罪責居筠州　遣官措置福建寛剰錢及鹽法　夏四月簽書樞密院巫伋罷以章夏代之　五月襄陽大水　六月詔賑水災　秋七月虔州軍亂　八月章夏罷　冬十一月戊申郊　以徐宗説為户部侍郎宗説為檜營田産時人目之為莊客

癸酉紹興二十三年夏五月詔舉制科　六月以王之

道通判安豐　上謂近日霖雨民間有被水灾去處可下州縣檢放苗税　潼川大水　王之望自荆門代歸獻啟秦檜又上書秦熺秋九月乃以之望為湖南提舉

冬十月以鄭仲熊為右正言仲熊能附會秦檜故有是除　十一月右正言鄭仲熊論楊迥胡襄心向胡寅之門附會趙鼎俱罷　燕經筵官於秘書省　頒宗正司法　閏十二月乙酉朔臈雪應候

甲戌紹興二十四年春正月地震　榷夔路茶　二月

試博學宏詞科　三月親試舉人考官以秦檜孫塤為第一後改張孝祥孝祥乃秦檜之館客也同榜三百三十餘人檜之親黨居多天下為之切齒　武岡猺賊平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竄程敦厚　鄭仲熊言蕭振曩緣趙鼎用事自謂學出程頤藉為仕進之階責居池州是月趙俊薨俊晚年主和與秦檜意合上厚眷之　八月上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　罷温柑荔枝貢　冬十一月作龍圖等六閣以施

鉅參知政事　鄭仲熊為簽書樞密院事

自秦檜專國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無異奴隸皆褫其職名閣其恩數猶庶官云

十二月竄洪興祖興祖嘗忤秦檜又為程瑀序論語註檜疑其託經以議已遂有是命　是歲莫公晟以南丹州內附

乙亥紹興二十五年春二月命諸路監司巡歷所部
夏四月侍御史董德元論參政施鉅傾邪詭秘嘗與李
光交又為何鑄所引用罷為資政殿學士 五月丁未
朔日有食之 芝生太廟 罷免役錢 六月朝奉郎
姚岳以岳州乃判臣岳飛故地乞改之乃改為純州
以湯思退為簽書樞密院事 秋七月召呂愿中先是
靜江有驛名秦城愿中約客共賦秦城王氣詩以侈之
其不賦者劉芮李燮羅博文三人而已秦檜喜乃有是

名　加封李天祚為南平王　八月以董德元參知政事　出內帑絹代輸戶丁　令四川鑄當二鐵錢　臺臣論張宗元與張浚交通罷知洪州時秦檜忌浚每臺諫官劾疏必令及之　九月置茶場　冬十月製靈芝瑞木等旗　秦檜疾上親視疾是夕封檜建康郡王熺少師並致仕及病篤招董德元湯思退以後事屬之以簽書湯思退兼參知政事　秦檜死後贈申王謚忠獻

初靖康末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為金所執而去天下高之及歸驟用為相檜力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程瑀張燾之徒布在臺省士大夫亟稱之未幾為吕頤浩朱勝非所排遂不復用會張浚與趙鼎有隙因薦為樞密使浚罷鼎復相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留既而與鼎並居相位卒傾鼎去之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咎於檜傲然不肯退又使王次翁奏留之韓世忠張浚岳飛方擅兵權檜與張俊密約議和而以兵

歸俊飛既誅世忠亦罷俊在位不去檜乃使江邈論罷之由是中外大權盡歸於檜非檜親黨及昏庸諛佞者則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罷兵講和而使高宗不能成中興之業者檜之罪可勝言哉

十一月癸亥郊祀　封嗣濮王及安定郡王　以趙逵兼普安國平王府教授　十二月嚴告訐罰　言者論鄭億年甘事逆臣劉豫還朝阿附權臣鄭仲熊乃權臣姻婭致身右府詔並落職億年送萬安軍　以沈該參

知政事　時行在百司闕官甚多詔令侍從官各舉三十人務要真材實能倘不如所舉必罰無赦　御史湯鵬舉論董德元附會權臣罷為資政殿學士尋落職

汴京火宮室盡為所焚　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京是歲遣長寧為留守經畫未幾大火宮室盡為所焚亮大怒降長寧為庶人尋杖之死

丙子紹興二十六年春正月以張九成知温州　湯鵬舉請用紹興元年例不歷外縣人不除監司不經外任

人不除侍從上從之　上鑒秦檜擅權之獘遂增置言

事官　三月罷宰臣兼樞密　詔吏議和好自秦檜死金

人疑前盟不堅荆鄂間妄傳名張浚敵情益疑沈該請

於上而有是詔　稱提四川交子　佛齊國入貢　詔

修神宗哲宗兩朝寶訓　五月以沈該万俟卨為左右

僕射　吴秉信王綸為中書舍人　諸州大辟非實有

疑慮及無可憫者不得具奏　沈該上中興聖語　六

月有星晝隕　置豐儲倉　秋七月彗出下詔求言

雨水銀　八月加封李天祚　詔常平官定吏額　交趾國來貢　九月詔監司之職臨按一路是宜悉心布宣　嚴贓吏法　復命樞密院錄聖語　復張浚官判洪州浚時喪母將歸塟浚念天下事二十年為和議所移邊備蕩弛且聞完顏亮簒立勢已驕悍自以人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乃於去年遂具奏論之繼被命以喪歸蜀行至江陵會以星變詔求直言浚慮金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晏安謂金可信蕩然

莫為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雖在茍塊不得不為上終言之万俟卨湯思退見之大怒以為敵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為妄至冬十月言者謂張浚名在罪籍倡為異議動國是責居永州　刑部郎復分左右　十一月議節浮費　十二月戊戌膳饗太廟　定貢舉勑令格式罷提點鑄錢司　金國主亮復修汴京

丁丑紹興二十七年春正月詔侍從各薦宗室文臣京

官以上材識治行者兩人特與名對　二月更科舉法

以辛次膺為給事中　芝生太廟　命孟忠厚提舉

秘書省　減福建鹽錢　試博學宏詞科　三月上謂

宰執曰徽宗嘗言仁宗朝除執政大臣必先問曾歷親

民否乃立改官人注縣法　親試舉人賜王十朋等四

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万俟卨薨謚忠靖　四月令

薦官詣院飽嚳名對而人才凡下上諭大臣曰朕不能

盡識天下多士故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若不精審非

朕求才之意乃罷之　六月以湯思退為右僕射以趙逵周麟之為中書舍人　秋七月詔監司郡守察舉縣令　戒飭贓吏　中書舍人周麟之言凡命令之出並從兩省或無封繳即皆晝時行下以復祖宗之成憲從之　八月收諸路給餘僧牒上曰佛法朕亦未有意絶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　九月申嚴常平賑濟法　冬十月以曾幾為秘書少監進讀三朝寶訓終篇侍讀三師親奏請進讀漢書以觀得失詔可

戊寅紹興二十八年春正月復給舍分書制敕法　上曰守令舉職已許監司列薦而監司賢否勤惰將使誰察之宜依守令别為考察之法　二月陳誠之陞為知院　王綸薦興化軍布衣鄭樵學行上名對授右廸功郎其所著通志令有司繕寫投進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神宗寶訓成　立内外官更迭久任法詔畧曰今後侍從有闕通選師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曾任郎官以上者卿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之有政績者並須

治狀昭著及有譽望之人卿監郎官未歷監司郡守者令更迭補外任內官除詞臣臺諫係朕親擢餘並須在職二年方許遷除庶內外適均無輕重之偏職業修舉有久任之效以副朕重民事之意三省同共遵守　起居舍人洪遵請以經筵官進對講讀問答等事悉行編錄以邇英記注為名從之　六月有星晝隕　嘉陵江溢　秋七月嚴銅器禁　以賀允中為吏部尚書　三朝正史徽宗實錄成　定兩浙江湖漕米數　八月地

震　九月以王綱中為四川安撫制置使綱中言禦戎先務之急外國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而計外國之強弱盍先自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器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遂有是命　詔戒侈靡　冬十月籍沒官户絶田　十一月平江常湖州水　已卯郊上親製樂章十二章　知興元府姚仲言聞金有意敗盟竊見興元等舊有義士萬餘皆驍勇可用祇是免身丁差役不費有

司錢糧乞依舊收充以時教閱奏可

己卯紹興二十九年春正月朔皇太后壽八十行賀禮

詔修吏部七司條法　二月詔沿邊榷場惟存泗州

盱眙兩處餘悉罷之　禮部侍郎孫道夫奉使北境回

言金國主亮詰以關陜買馬非約恐將來尋釁於我當

以為備　校書郎孫澈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不

可偏廢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人才使臣舉智謀可充

將帥者勇鷙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如有所知亦

論薦詔從之擢澈為監察御史　吏部侍郎葉義問言

有備無患陛下當密行之請防海道守淮甸遣戍卒嚴

斥候揀軍牧馬此六者今日急務卒行則不及預備則

有餘矣尋以義問無擁尚書　大雪雨雹　三月詔舉

制科　蠲積逋　夏四月鎮江火命賑之　沈介以秘

書少監為賀正使黄中以國子司業充賀生辰使相先

後還中言彼國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見迫不可不早為

之備上曰但恐為離宫也中言所營悉備此不止為離

宮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惟陛下深圖之思退大怒舊例使北還者率補從官思退乃遷介吏部侍郎而以中為秘書少監　五月出内帑錢五百萬緡賜户部以佐調度　以公據闕予給總司　頒與按官吏八條舉薦四條曰仁恵公直明敏廉謹按察四條曰苛酷狡佞昏懦貪縱乃元祐間司馬光陳請也　六月王綸使金充稱謝使綸還入見言敵國恭順和好無他上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邉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為進

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偲退曰金主亮
已定寇江之計綸所見盖妄也　禮部侍郎孫道夫數
言武事沈該慮其引用張浚黜道夫知緜州　詔戒驕
惰禁賂遺以二詔立石於尚書省　遣官覈實常平義
倉　僕射沈該罷　閏月省淮西冗官　秋七月李燾
上續皇朝百官表　復提點鑄錢官　八月減進奉銀
　朱熹松子也築室武夷山以講學上聞其賢名之不
至　九月湯思退陳康伯為左右僕射　皇太后韋氏

不豫乃赦未幾太后崩　冬十一月賀允中奉皇后留遺物使金令孔彦舟伴宴常例賜花允中辭曰國有大喪樂何忍聞況戴花乎使人怒欲殺之彦舟解曰兩國通好久參政勿動心也使還言金必敗盟宜為備　祔殯顯仁皇后於永裕陵西　十二月以張燾為吏部尚書　減西和鹽價　金以翰林侍讀施宜生充賀正使耶律翼副之張燾奉詔館客宜生閩人坐范汝為事奔偽齊齊廢復為金用燾以首丘桑梓語之宜生敬燾頗

漏敵情燾密奏之且言早為之備亮又隱畫工於中節使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既而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聞者痛憤之

庚辰紹興三十年春正月詔革場務横征　吏部尚書張燾因論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酤良醖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數百增俸給賜賚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青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

工數百人燾之從容補益皆此類也　二月賜普安郡王瑗名瑋立為皇子加寧國節度進封建王　三月以皇姪璩判大宗正寺　親試舉人賜梁克家等四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增印四川錢引　楊存中建言諸重地如四川鄂渚池陽建康京口皆已宿兵嚴守獨荆南歷代用武之地而九江上流要害之地緩急不能應援請各置都統制朝廷從之　夏五月以劉錡兼荆南府都統制仍分撥三衙軍及新招軍共萬人屯江州命戚

方為統制　詔寬租賦　秋七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金主亮將謀南侵命計女真

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有四

萬以其半壯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一正軍以一烏

勒希副之又簽中原漢兒渤海十七路除中都路造軍

器南都修汴京免簽外每路各萬人合番漢兵通二十

七萬倣唐制分為二十七軍遂以百户為穆昆千户為

明安萬户為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以番漢相

兼無獨用一色人者至是諜報亮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　兵部尚書楊椿言於陳康伯曰敵人敗盟因言防敵之術其一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為守其二措置民社密為寓兵之計其三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其四沿江州郡增壁積糧以為歸宿之地康伯見上言敵謂我和好滋久而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上嘉納之　詔修吏部勅令格式書成陳康伯上之　九月罷内侍省　復

名試館職法　冬十月定合班儀　罷諸軍內侍承受
以劉珙為吏部員外郎　壬戌日中無雲而雷　十
一月詔不得以羨餘推賞　御史陳俊卿言職田折價
而增直者計贓請禁止之　十二月陳俊卿論湯思退
其疏畧曰臣伏見十月癸亥日方遇中天無雲而有雷
人情駭異臣竊謂變不虛生當有任其咎者及觀本朝
慶厯八年京師一日無雲而雷震仁宗皇帝謂張方平
曰夏竦奸邪天變如此亟命草詔罷之湯思退挾巧詐

之心濟傾邪之念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之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始以秉文衡曲意取其子孫縁此汲引以致政府檜死墉逐而湯鵬舉為御史二人素通譜系為結約貴近詭秘其迹自是安若泰山而敢肆意矣伏望陛下寘之憲典思退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臺諫交章遂落職　令臨安府印造會子於城内外與銅錢並行　安南獻馴象　以王之望統領財賦　荆南知府續觱乞增戍兵乃調摧鋒右翼軍合萬人隸之　是

冬淵聖皇帝崩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六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七

宋　劉時舉　撰

宋高宗七

辛巳紹興三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日有食之　用牲於社　丁丑雷癸未夜風雷雨雪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雷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

姦萌戚屬無乖剌而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為敵國乎
願陛下勑大臣當謹於備邊也　丙申大雨詔賑給貧
民　楊存中罷兵權以趙密代之　俊卿論鎮江都統
制劉寶軍律不嚴更刻過度乃責寶散官安置　復給
僧牒　二月秦熺卒　三月以何溥為翰林學士兼尚
書　以陳康伯朱倬為左右僕射　上聞金人決欲敗
盟乃令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為措置置民社增壁
積糧以吳璘戍武興姚仲戍興元王彥戍漢陽李道戍

荆南田師中戍鄂渚戚方戍九江李顯忠戍池陽王權戍建康劉錡戍鎮江壁壘相望而襄陽獨未有備乃以吳珙以西兵三千戍襄陽吳珙尋被朝命襄陽不能自保則令退守荆渚珙以書遺大臣言荆南為吳蜀之門户襄陽為荆州之藩籬上流號為重地若棄之不守是自撤其藩籬也況襄陽依山阻江沃壤千里設若侵犯據山以為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户則荆州可以高枕而眠矣若欲保守荆州當自襄陽為扞守之計

詔求言　五月詔監司一歲按屬吏四人失按者議罰
金遣使高景山王全來賀正因道亮意求淮漢之地
且言亮以九月北廵揞取將相近臣議事當於八月至
其國大率皆慢辭也并以淵聖皇帝凶問至上率羣臣
發哀成服廟號欽宗陵曰獻陵　内侍張去為陰阻用
兵之議且陳退避之策或妄傳有幸閩蜀之計上意雅
欲視師陳康伯奏曰敵國敗盟天下共憤今日之事有
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百倍願分三衙禁旅

助襄漢兵待其先發然後應之俊卿言張去為竊威權
撓成算乞斬之又屢薦張浚可用上曰陳俊卿敢言除
兵部侍郎　六月中丞汪澈言軍旅將起費用方繁宜
條其不急以狥今日之務從之　以劉錡為江淮浙西
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又以汪澈為湖北京西宣諭使
置司鄂州又命李寶以舟師屯江陰防海道　以杜莘
老為殿中侍御史莘老入見上曰知卿不畏强禦故有
此授自是用卿矣　罷教坊　彗出角　金主亮徙汴

亮行至南薰門外而雨暴至至承天門迅雷大風甚恐亮以劉蕚為淮南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荆襄又以張中彦為西蜀道統軍王彦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窺巴蜀蘇保衡統水軍完顔正嘉努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亮自將焉　八月竄王繼先籍其家

金主亮母病亮往視之問以所苦母曰吾無他疾以皇帝遠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妾也遂命伊克雅蘇弑之　劉錡進屯揚州命遣

將王剛以五千人屯寳應又詔劉錡及王權李顯忠戚方各隨地分措置沿淮三處河口嚴為隄備時權在建康顯忠在池州方在江州　九月辛未大饗明堂罷合祭奉徽宗配　金將喀齊喀將五千餘騎入鳳州界侵黄牛堡守將告急於吴璘璘馳至殺金平遣將援之彦堅令軍用神臂弓射却敵吴璘又遣别將至寳雞渭河夜刼橋頭大寨破之乘勝破秦州即拜璘為陜西河東招討使以張超攉光化軍超甫及郡金兵數百忽突入城

超閉譙門令從者率郡人巷戰敵死者數千人乃引去
金兵犯信陽軍告急於德安府先是成閔遣趙撙屯
德安撙曰信陽德安之表裏即引兵赴之敵騎引去
金主亮以其右丞李通為大都督內赫阿斯罕副之令
先造浮梁於淮水之上亮自將南侵亮兵號百萬氊帳
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　冬十月朔詔親征
四川宣撫使吳璘檄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韃靼諸國及
河北河東陝西京東南路等諭金人渝盟　劉錡自揚

州進屯盱眙軍時錡病猶未已尋自盱眙軍引兵次淮陰縣留劉汜𧵍錫守盱眙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舡入淮錡列諸軍於運河岸以扼之　給諸路僧牒登仕告身市軍儲　先是李顯忠提兵在壽春安豐之間欲回軍廬州徐觀其變至謝步聞敵已渡淮自峽山路渡大江以歸敵遂陷安豐及蔣州蔣即光也初避敵諱改焉而戚方自淮西引兵南渡　初劉錡遣王權將兵迎敵逗遛不進再檄權往壽春權不得已僅發軍至廬州戍守

故敵得渡橋以濟權棄廬州而遁敵兵至尉子橋姚興以一軍三千人力戰權置酒仙宗山上擁兵自衛不前興殺敵數百以無援而没知廬州龔濤遁權退保和州尋又棄和州先奔采石　陷無為軍守臣韓髦遁　亮既渡淮令萬户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黶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鵜塘駐軍數日先以百餘騎犯清流關官軍無與敵者遂長驅入關直抵滁州守臣陸廉棄城去而蕭琦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

鄉民歐大者問之大因記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數百騎往定遠縣駭敵而回至瓦梁盡毁民居以為浮橋恐敵人效之乃答以有路自竹岡鎮可徑至六合縣琦從之俾為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民皆得逃去敵得城不入徑自山路趨揚州攻陷之知通州程邦𤗦聞揚州破即棄城遁敵退復還　自講還後樊城不修築翟貴王進以兵二百戍焉時吳珙在襄陽敵騎三千忽至欲奪浮橋徑至城下張訓通以百騎廵綽與敵遇擊之

會繫橋未成敵不得濟二將引兵出戰俱死焉士卒半淹入江中至晚敵少挫其鋒遁去　王權之敗報至中外大震上召楊存中同宰執對於内殿上諭以欲散百官浮海避敵陳康伯曰不可存中亦請率先將士北首死敵上喜遂定親征之議時有欲遣使詰敵以緩師者敷文閣待制曾幾聞之上疏曰遣使請和增幣獻城終無小益而有大害為朝廷計自嘗膽枕戈專務節儉整軍經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陛

下降詔諸帥傳檄數金人君臣如罵奴隸爾何辭復與和也耶乃命義問視師以中書舍人兼權直廬允文參謀軍事檢討洪邁校書馮方並參議軍事義問至鎮江權立行府以揚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左僕射陳康伯奏時當雨雪戰守諸軍暴露乞加優恤上乃詔總領所人各支絹一匹家屬在營者給以薪炭之直康伯等曰此誠受陛下挾纊之賜也　吳挺向起敗敵於德順軍吳璘所遣也王師抵城下有秦世輔者與其父出降敵

執其母妻招之世輔欲還其母云還亦死不還亦死等耳不若善事趙天子敵盡殺其母妻而不從也統制官朱勇被執不屈遇害高師中力戰死之璘尋又遣王中正敗敵於治中寨又敗之於照城坡　錡敗敵於皂角林初金人既得揚州即遣兵逐劉錡來爭瓜洲渡錡命部將賈林仲吳超等拒之於皂角林貟琦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合部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敵既入張弩俄發敵以運河岸仄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

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錡在瓜洲四日無不戰錡恐人心不固乃遣人自鎮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有詔令錡專防江上會錡病已劇遂肩輿渡江留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　方亮之南也枚數本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之者皆隨姓名而答如響至錡則莫有應者乃曰朕自當之順昌之役時亮年十八以萬户從軍錡之勝烏珠之敗亮所親見也故其出師也欲自當錡而卒不果　紹興乙亥敵使館都亭驛與其副

飲酒其副不肯飲訶之曰酒中安得有劉四廂何不飲有使敵者見其廄卒怒詈馬之不食草者亦云盖其威名素著於南北云　先是寶舟師至東海縣時敵兵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敵驚出意外亟引兵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衆爭應為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敵未覺遣其將

曹洋黄端禱於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衆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敵驚失措敵帆皆以油纈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淆亂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有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酋首完顔正嘉努等六人斬之惟統軍韓保衡未發舟不可獲其餘自經死得獻議造舟人倪詢等皆淮浙

姦民且為敵鄉道者又獲其統軍印與偽詔文書器甲
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以進而聞金亮已濟淮遂旋師
駐東海視緩急為援遣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詔奬除
寶淸海節度沿海制置使　兵部侍郎陳俊卿言敵擾
淮甸幾兩月矣前日瓜洲雖失利不旋踵而有捷音既
而李寶舟師又大捷此天祐聖德敵宜滅也但荆襄為
吳蜀之咽喉敵自春以來種糧草於唐鄧修營寨於西
京蓋欲窺伺屬吾有備遂改圖兩淮而其糧草為王師

所焚今敵騎盡過淮東恐其知戍閔之師順流東下必留二三萬騎往來兩淮而出吾不意復窺荆襄願詔大臣與上流諸將謀所以守之又王師分戍長江巨海備衆而隙多今惟患兵少宜於閩廣厚賞以募舟師此皆不可緩也於是上乃命竇措置舟師　十一月以吳芾為殿中侍御史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有葸縮之計則大事去矣　陳俊卿間為上言浚忠義且兼知文武可付以閫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嘗失陜復散淮師

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杜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願陛下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上納其言是春許浚自便俊卿又屢言浚可用上曰卿欲用浚為何官俊卿曰此在陛下上曰浚才踈使之帥一路或有可觀若再督諸軍必敗事俊卿曰人皆以浚為可用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上首肯之時浚責居永州除建康府　先是劉錡病篤棄義問以李横代之趣令過江時敵以重兵直擣瓜洲横

引諸軍迎戰汜提本部兵先走横以孤軍不可當亦遁失其部統制印而敵鐵騎掩至江上魏俊王方戰死柳林中皆金瘡被體汜性驕傲不習軍事至是卒敗　金亮為内變所撓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詣行在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趣顯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王權所留水軍車船咸在而諸將未有統屬允文自建康來因使人督之敵舟漸近我軍用海鰍船迎擊士皆

死鬭敵舟多沉溺遂不能濟敵縱火自焚其舟走瓜洲渡邵宏淵先亦敗敵於真州之胥浦橋是時王宣又遣汲靖敗敵於蔡州之確山　敵犯陜州任天錫敗之成閔淮東路制置兼京西河東淮北四路招討使吳拱湖北京西路制置兼京西北路招討使李顯忠淮西路制置兼京畿西路淮北路招討使　亮已聞李寳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忿乃回揚州名諸酋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初亮

肆虐既久宗族大臣悉被斥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彦舟輩亦皆坐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税錢五年民益怨憤於是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太行陳俊倡集義衆而契丹之後耶律沃赫亦興於沙漠諸軍已有殺亮之謀矣及葛王裒立有傳赦文至軍中者人心益揺於是諸酋遂相與定謀弑亮而歸裒然所謂紫茸細軍者衛之甚嚴酋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泰州我輩急渡江汝輩何不白帥

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乙未諸酋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亮寢帳左右諸兵散走諸酋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即死并殺其妃侍與謀事者十餘人　紫茸軍陷泰州統制王剛遁　十二月金人來議和且移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圖舊好上曰大酋既已誅夷餘皆南北之民驅迫而來彼復何罪今即日襲逐可使隻輪不返然多殺何爲但檄諸將逓邏

集師會京畿收復故疆撫定吾人足矣陳康伯請率百僚稱賀上曰未須爾俟到汴京與羣臣共慶　茨湖在漢江之南與光化軍相對至是金人以舟渡欲攻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著岸兵校史俊登舟麾却之　李顯忠敗之於全椒楊欽尋敗之於洪澤鎮而顯忠又敗之於楊林渡翼日金兵乃退戊申上親征湯思退為行宮留守先是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　須令徧識諸將爾　赦新復州軍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

劉珙草制畧曰玆強敵之干誅幸上天之悔禍爰整徂征之旅坐揚耆定之功元惡就屠餘黨悉潰重念中原之衆久淪異域之風頭顱難保於淫刑閭里悉空於重斂宜推在宥咸與維新自江上用兵珙獨在禁林一時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讀者感厲　上至無錫縣守執奏淮東金人已遁去淮西尚餘三萬衆據和州陳康伯等依旨撰到招安旗牓不惟諸國之人雖女真亦一概與補官上曰彼雖敵國亦人也比引見所掐捉到金

人朕亦悉貸死盖首惡止完顔亮一人耳若槩殺之朕不忍為也　是歲籍鄉兵於是知荆南府續觱請復義勇民兵其法取於主户之雙丁每十户為甲五甲為團甲團皆有長又擇邑之豪為總者歲於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糧其後隸於籍者至七八千人又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陜西河北弓箭手保甲舊法五家為保五保為甲六甲為隊隨地形便則合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焉官族亡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

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團民暇則集無蚤暮之節盡禁蒲博獨許以擊刺角勝五日更至縣庭閱其尤者勞賞之旗幟總別為色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舉烽以為號名瞬息徧百里　葛王裒至燕京渤海軍立葛王裒於遼陽聞亮死遂入燕京乃謚亶為閔宗以亮為海陵王謚曰煬

壬午紹興三十二年春正月朔戊辰日有食之　上至建康張浚迎謁道左衛士見浚復用至以手加額浚見

上言國猶身也元氣充則外邪遠朝廷元氣也用人才修政事治甲兵惜財用皆壯元氣之道上嘉納之　復升江陰縣為軍　黄中請太廟遷翼祖神御而祔欽宗詔依　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陜宣撫使允文奏云今防秋在近而官軍分戍揞德順一帶地廣兵稀入寇之路不一如官軍在德順守七盤摧山之險而秦隴一帶通仙人原者不一見今仙人原全無官軍守闗又如官軍在鳯州守散闗和尚之險而南山子午谷一帶路通洋

州者不一見今南山亦無官軍守闗見與吳璘商量措置　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時以欽祔廟乃還臨安　金人犯汝州吳珙遣將擊走之王庶又敗之於虢州東　言者謂淮揚合肥蘄陽襄陽為四鎮以在江北者為屬城各招弓弩手二萬人人授良田百畝增城浚隍農戰交修依陜西沿邊故事行之又京口建康九江江夏公安建為五帥各屯二

萬人列置烽燧益修樓船輔以天險之阻此為長久之計詔益就措置　閏二月吴璘復大散關先是金人既失秦河等州乃堅守大散關以扼王師璘遣楊從儀等攻下之遂分兵據和尚原敵退守寶雞縣璘尋又遣姚仲攻德順軍未下璘恐士有惰志即自秦馳赴率數十騎繞城傳呼城中之人欲識璘面不發一矢敵氣自索既戰又為我軍所敗遂遁去璘入城父老擁拜馬首幾不可行　三大將之出也興州路得秦隴環原熙河蘭

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虢陜
華州凡四郡獨敵以重兵扼鳳翔故大散關之兵未得
進　金人陷河州驅老弱數萬屠之選强壯數千克軍
焚蕩其城而去　祔欽宗於太廟十一室　劉錡卒
三月遣使措置堡寨屯田　洪邁以中書舍人假翰林
學士充賀登位使　金人陷懷寧府守臣陳亨祖登城
督戰中流矢死其母及家五十餘人皆死之　是春淮
水溢中有赤氣如凝血　夏四月詔近臣陳防秋事宜

詔以揚存中為兩淮宣撫使以劉錡不書錄黄卒罷乃命張浚措置江淮浚出入將相三十年素為士卒所畏愛至是復總軍政皆樂為用　汪澈宣諭荆襄還除參知政事　張震為殿中侍御史　張子益大敗金人於石湫堰　陳俊卿申嚴出軍逃叛法　時復議和以三招討司結局而為三衙司而命戍閲主管殿前衛司李顯忠馬軍司吳拱步軍司　復熙州　六月賜皇太子瑋名眘立為皇太子追封皇兄子偁為秀王　丙子

上內禪皇太子即皇帝位太上皇帝居德壽宮　大赦

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

天下誦之　以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　求直言

詔百官輪對　名張浚浚入見賜坐降問除江淮宣撫

使　張震奏近日有飛蝗自江東入湖州界　秋七月

詔曰敵人來索故禮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邊患未

已中原歸正又源源不絶納之以東南力不能給否則

絶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各宜指陳定論以聞　命

汪澈視師湖北京西 珙還張掄使金回見張浚具言金不禮我使狀且令稱陪臣浚謂不當復遣使而史浩議遣使報金以登寶位浚請毋庸再遣竟遣珙行至境金責舊禮不納而還 戊申地震大風拔木 八月上太上皇為光堯壽聖皇帝皇后為壽聖太上皇后 追冊皇后郭氏 九月封皇子愭鄧王愷慶王惇恭王上初御經筵講尚書周禮進讀三朝寶訓 詔舉監守郡守 冬十月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側聞仁宗慶歷三年

命王洙歐陽修編定勲臣名次得二百四家徽宗再編勲臣一百一十六家臣願明詔添入元祐靖康建炎以來有合籍記者編纂成書子孫咸有甄錄詔委編修聖政所接續編纂 以呈之望為川陜宣撫使 詔館職學官祖宗設此儲養人才朕亦欲待方來之秀不可定員 陸游尹穡名對稱旨並賜出身 十一月限内侍員以二百人為額 十二月令諸路帥臣監司具部内知州臧否連銜同奏 史浩論樞密院合令宰臣兼使事

乃以陳康伯兼樞密使命近臣條陳時務　金人以璘之精兵皆在德順遂力攻之會張浚再起宣撫江淮將命諸將出犄角之師且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以分其勢時朝論主和上以手札命璘罷德順軍屯寮屬交諫曰柰何退師璘以主上初政有詔不敢違倉卒引退金人乘其後正軍三萬得還者僅七千人偏裨將佐所存無幾上尋悔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八

宋　劉時舉　撰

宋孝宗一

癸未隆興元年春正月壬申朔改元　詔觀察使以上各舉三人令三省樞密院詳定格式謀畧沉雄可任大計寛猛適宜可使御衆臨陣驍勇可鼓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思智精明可治器械已上五等令曾立軍功

觀察使以上不以在任閒居並隨類指陳實迹薦舉通習典章可掌朝儀疏達民事可任郡寄諳曉財幣可裕民力將身亷潔可律貪鄙詞辯不屈可備奉使已上五等令非軍功觀察使以上薦舉　以史浩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張浚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陳俊卿改都督府參贊軍事仍知建康府時金將富察圖移屯虹縣蕭琦屯靈壁浚謂必為邊患當及時掃蕩四月張浚入奏事詔浚先圖兩城浚乞降一年歲幣以應副使

用詔發見樁管歲幣銀赴都督府絹續次支降五月史浩罷以不興師之議　詔親征命張浚都督荊襄浚命李顯忠出濠州以趨靈壁敗其都統蕭琦邵宏淵圍虹縣降其統軍富察圖穆大周仁於是乘勝克宿州浚恐盛夏人疲召顯忠等還金元帥赫舍哩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金人死亡者過半諜報金人大興河南之兵將至會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私其金帛不以犒士士憤怨遂潰而歸金人亦退浚時在

盱眙去宿州不四百里傳金人將至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已乃還維揚上疏待罪六月下罪已詔詔張浚貶秩改宣撫使陳俊卿唐文若邵宏淵李顯忠降罰有差浚留維揚乃大飭兩淮守備上復命浚奏事浚因乞骸骨上見奏謂栻曰雖乞去之章同上朕待魏公有加不為浮議所惑上對近臣未嘗名浚獨曰魏公初浚以符離之役改都督為宣撫陳俊卿言恐人情觀望號令不行八月仍復都督上有意恢復是役不利乃議講和

呂中曰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符離之一舉者葢向者因其來而後與之戰今則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往而征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非不得已而後戰巳孝宗謂數十年無此克捷胡銓謂四十年未有此舉金人緣此震慴知吾君有大有為之志知廟謨有出不意之竒知邉鄙有折衝敵愾之將王十朋又謂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為徽宗欽宗復仇而舉為中原弔民伐罪而舉奈何王師偶失小

利而幸災樂禍者横議紛起矣夫自宣和靖康以來

為金所欺為和所誤為奸臣所罔曽不一悔而一欲

用兵少有喪敗上下翕翕以為危亡之立至不獨為

之罷大臣咎論者而朝廷之議且又為之一變紹興

間浚初為都督也韓岳張楊皆擁重兵劉光世一軍

本皆羣盜因罷帥而叛借令失謀未至不可為國而

朝廷已如無一兵之可恃今符離之役李顯忠邵宏

淵進兵淮北藉令潰散不過失其所下之城邑而朝

廷已如强匙之將至至今言戰之失謀常以此籍口

浚竟以此沮於當時甚哉任責之難而得謗之易也

嚴贓吏法　三月雨雹　省官吏員減貴戚俸　夏四

月詔舉遺逸　詔行寛恤　張震自殿中侍御史除起

居郎上曰張震知無不言言皆當理令載之訓詞　限

選人改官每歲八十員　上舉進士賜木待問以下五

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嚴交遺禁　申禁銷金

鋪翠　以王十朋為侍御史胡銓入對言陛下除臺官

得人矣　辛亥天申節詣德壽宮上壽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以虞允文為湖北京西制置使允文言荊襄之地平原廣袤無山水之限隔故三國之後以至南北之分皆以兵為險道路錯出不以數計宜益兵以重荊襄為恢復之計　湯思退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太白晝見　旱蝗詔近臣條上闕政許自今郡守須以二年方許移易　詔曰比日飛蝗益多又聞諸路州縣風水為災朕避正殿減常膳二三大臣

其晝修省監司郡守各務身率戢奸禁暴平冤察獄所在災傷依條賑卹檢放如有不以聞者重置憲典　以龍大淵曾覿知閤門事大淵為樞密承旨覿帯御器械去冬諫議劉度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潛邸舊僚宣召當有時蓋指二人也三月復上疏有毋使褻御干預樞密乃除二人閤門蓋解樞屬也復奏不報　七月詔議應敵定論先是金遣布薩忠義與赫舍哩志寧經畧四川地為我師所敗於是檄盱眙軍云既有通和之意自

宜各守爾土封疆邊臣以聞張震率同列論敵人必將盡收故疆使我失諸將之心盡取舊人使我失中原之望盡如故禮使我沮義士之氣盡罷兵屯使我壞兵屯之策上乃下詔畧曰敵人來索故疆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各宜指陳定論以聞於是翰林學士洪邁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郎周必大共議謂宜歲遺金繒如前日

之數稍歸侵地如海泗之類殿中侍御史張震以為海州控扼海道陜西地多險要不可棄受册禮絕歸附不可有權工部侍郎張史陳良翰以為不用舊禮然後可和其餘亦繼有論列而宰執獨無奏章史浩云先為備守是為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倘聽淺謀於一時興不教之師敵去則論賞以邀功敵至則斂兵而遁迹使彼無辜之赤子皆為横死之遊魂取快一朝含冤萬世浩復陳招納三弊一謂棄實而取名二謂舍近而謀

遠三謂見利而忘害又請辭密院職許之

呂中曰此壬午應敵之議也名曰應敵實則議和戊午之議和之已定也壬午之議和之未定也秦檜外則交敵内則要君其議已定於三日思慮之時既定而猶議之是特欲塞衆人之口耳今敵方索故疆取舊人爭舊禮其從與否未決也然和議已定之時上自宰執下至有司外至諸將皆爭言其不可是當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也今和議猶未定此正諸公陳

大義之秋也而洪邁金安節唐文若周必大共為一議張震自為一議張闡自為一議陳良翰自為一議言和者多言不可和者少豈非士大夫為檜所蠱其議論反不如前日之正也春秋許九世復仇而再世遠不問乎今不過論禮之輕重地之取予幣之多寡以為和議之成與否而君父不共戴天之仇則置而不問也惟張震張闡之論近正而宰執獨無表章以聽謂和之自我耳史浩立備守之說不過遷延以

就和耳此張浚之志所以不獲伸也

九月盧仲賢使金先是八月金副元帥赫舍哩志寧以第三書來通和好其書云故疆歲幣如舊即止兵上以付督府答書畧謂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能如數命盧仲賢攜書使金而上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仲賢至宿州金懼之以威乃言歸當稟命許四郡遂以敵書來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

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臣俘虜之人事
聞於上上大悔悟先是浚累疏言敵强則來弱則止不
在和與不和在我自當為攻守之計可也而陳康伯湯
思退周葵洪遵等既以為敵意欲和以是贊我使軍民
少就休息因謂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
萬全之計也使敵勢誠弱我勢漸强何求不得而臺諫
官議論紛然力詆臣等專欲求和以茍圖目前之安於是侍
從之間以至百執事之臣交章來上謂今日之事惟當

用兵不當言和是皆不量事力爭欲交兵政以利害不切於已敢為大言逮其誤國則將去之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惟幸和議或變乃皆軒然而喜爭言我嘗論此以邀高爵美名曾不思社稷之重豈同戲劇而生民肝腦塗地誰與任其咎哉執政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復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州辱命上怒仲賢下大理寺議罪思退等乃大倡和議十一月宰臣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

仲賢持書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唐鄧海泗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今欲遣王之望龍大淵為通問使副命下之日議論洶湧乞召張浚歸國持重洛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上從之　詔議講和吏部尚書凌景與韓仲通余時言路彬同議以為名分既正則當講和當遣使當與歲幣而四州疆土當與祖宗陵寢及欽宗梓宮兩易之

黄中金安節同議以為如世稱姪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未得穩當四州不可與寧少增歲幣欽宗梓宮

以下原本闕

將士聞之而奮金人聞之而遁是自
符離既潰之後其規模又如此也然後之規模始沮
於秦檜再沮於史浩三沮於湯思退之徒至是陳康
伯亦主和議豈非天乎

五月復環衛官詔近來環衛久不除授非所以儲材而均任也可依舊制以材畧有聞堪任將帥及久勤軍事暫歸休逸之人並爲環衛官更不除換只令兼領以節度使即領左右金吾衛將軍承宣使即領左右衛上將軍又有左右驍衛武衛屯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上將軍左右金吾以下諸衛大將軍諸衛將軍之類朝參依正官班次宗室不在此制仍不差戚里及非戰功之人 上幸大教場犒賞戍還諸軍 六月甲寅朔日有

食之　秋七月江東浙西水命賑之　雨雹　詔災異數見江淮水潦避殿減膳令朝廷疏陳闕失　八月魏杞以宗正少卿充通問使先是上命湯思退與金書許割四郡求減歲幣之半至是命杞再使金以書不如式卻之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只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

呂中曰壬午之議和之未成者也癸未之議和之已成者也和議之未成則諸臣當論和與不和之是非而

當時僅有張闡張震二人不主和耳今和議既成之後所以集議者但論歲幣之增不增地之削不削歸正人之遣不遣邊戍之撤不撤耳而諸臣猶有許之增幣許之割地許之還歸正人者其曰世仇不可和者僅有張闡胡公銓二人而止蓋靖康之禍日遠日忘秦檜之毒日久日深後生晚輩不念前猷遂以東南為正統之地以忍恥事仇為義理之常嗚呼二聖之痛今四十年矣平王東遷四十九年忘復仇之

義此春秋所由作也以理之公是非論則固決不可和矣以事之實利害論則和有害而無一利胡銓所謂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民力益困一也唐鄧海泗之人一旦與之是致之死地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失則兩淮不可保大江不可守三也絕中原之望四也竭吾膏血以奉敵五也秦檜力排不附和議之士九十餘人或死瀕海或死謫籍今日和議成則不附時議者或陷前日之禍六也前日之和卒有海陵之變

敵不可信七也敵必復如前日盡索歸正人與之則反覆生變不與則敵不肯但已八也秦檜當國二十年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殆有甚焉九也李丈靖嘗謂王旦切勿與敵講和況今國勢委靡而復倡和議使上下解體溺於鴆毒十也前日之議以公是非言之也今日痛哭有十之疏又以實利害言之也斷以是非之公參以利害之實是和無一事可者當時不悟何哉

張浚薨浚許國之心白首不渝終身不主和議遺命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疾革呼栻等於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而薨後五年贈太師謚忠獻

魏公之忠貫日月既有議之者然早歲晚節有不可曉者二力攻李綱而寧與汪黄同朝維揚之變國幾危矣曾微一言聲時宰之咎一不可曉也力引奸檜

使至得政而寧與趙元語不相下二不可曉也洪景盧指殺曲端趙哲而失秦陝諸州又不若斯二者之為重矣

呂中議曰嘗觀國家自有中原之禍以來終始主戰者浚也終始主和者檜也以浚主戰而不免有富平之敗酈瓊之叛符離之潰以檜主和而江左少康二十年是以當時與議者寧為檜而不為浚游談者寧慕檜而不慕浚無他檜之所為與人之私心合也然

千載而下言及檜則人皆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言及浚則人莫不以手加額效林宗而慕李膺者也以此見忠義者人心之所同浚之所為又與人之公心合也彼富貴利達飄風過耳而端人正士英風常存是浚之身雖死而浚之心未嘗不行於後世也

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　交趾來貢　詔令後命官犯自盜枉法贓罪抵死除籍沒家財外取旨　出內帑金和糴賑濟　金人以未如所欲為辭遂分兵南侵乃

命湯思退督師江淮楊存中同為都督　胡銓轉對為上言曰金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金既得此四郡專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懼寖諭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師乃命建康都督王彥屯照關范禁備淮李寶備江又命思退都督思退辭不行　冬十月詔輔臣夕對　十一月詔諭沿邊將士畧

曰朕祗奉慈訓嗣有基業永念祖宗陵寢朝獻路絶黎元塗炭屯戍未休朕為人之後而不能報上世之憤為人之君而不能拯斯民之厄故食不知味寢不安枕未嘗以尊位為樂也特以戰爭之役肝腦塗地不忍南北之人枉罹非命朕自即位以來兩發聘使冀尋舊盟而鄰師主兵及境弗納逮行人再往始則立式要求繼則迫脅囚辱朕以兵隙難開隱忍自屈仍遣魏杞銜命復行不校禮文書辭並不愛四郡割以與之乃渝原約又

求商州且索臨陣俘虜之人變詐無厭必欲尋釁初無休兵結懽之意今使命逗留議論不決積粟出船包藏罔測朕以太上聖意不敢重違而宰輔羣臣前後屢請已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成數亦如其議在我可從無一顧惜若彼堅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則朕有以國體不能從也時敵將布薩忠義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魏勝戰死劉寶自楚州王彥自昭關南遁上猶未之知也而降是詔矣　詔諭歸正官民詔云朕遣使約和首尾

三載北帥好戰要執不回自盧仲賢初議則有畫定四事叔姪通書之式唐鄧海泗之地歲幣銀絹之數及先是歸附之人朕志在好生寧甘屈已書幣土地一一曲從唯念名將貴臣皆北方之豪傑慕中國之仁義削去左衽投戈來歸與夫軍士人民厭厭異方喜我樂土朕知其設意欲得甘心斷之於中決不復遣前後書辯再三峻拒故彼逞忿無厭入我邊境若朕利於和好之速成不顧招懷之大信曲從所欲驅迫北歸則與淮北之民

同為魚肉矣爾等當思交兵釁隙職此之由視之如仇共圖掃蕩高官厚賜自有明科傳之子孫永保寧泰天地鑒照朕不食言　侍御史尹穡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劾其罪度和議決成所指凡二十餘人由是擢穡為諫議大夫　言者論湯思退急於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弓弩營兵撤修海船毀折水櫃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又言思退容欲召敵議和詔責居永州遂行至信州憂悸而死　參政周

葵聞太學有欲相率伏闕者奏以黄榜禁之重置典憲

繼而太學生張觀宋㬎葛用中等七十餘人上書言湯

思退王之望尹穡約議金人宜斬之以謝天下　王抃

使金軍併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

目畧同紹興世為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而為

歲幣金皆聽許　詔擇日親征

呂中議曰是役也名曰戰而實則和也不惟吾速於

和而敵國亦速於和矣敵速於和故屢稱重兵以脅和

吾亦速於和故新復之地不暇惜俘獲之醜不暇問但一於和而已正名分減歲幣雖稍異於紹興之時然紹興因戰勝而後和未至如今日之茍和也此湯思退之罪也思退乃檜之死黨檜之主和雖陰與敵約然未至於容諭敵以兵而脅和者也與檜異議者雖加貶竄亦未至興大獄劾二十人不主和之罪以成其議者此又因秦檜固位之心而使之也大明當天陰焰自熄思退之奸不得以盡行其志矣然以事

勢觀之炎興之初肩背方患之時也尚可急投之以所常用之藥隆興之時半體已非其有矣故言和不可言戰亦不可痛已定則將至於忘時已過則遂至於改非有已成之規模不可為也故嘗謂炎興之敵奉辭以討之可也隆興之敵正名以絶之可也正名矣而又務實則大仇可復而成宋高宗所未為之志矣

以陳康伯為左僕射　錢端禮賜出身簽書樞密院

閏月詔館職無限員　崔臯敗金人於六合十二月赦
沿邊諸州　洪适為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　雨雹
乙酉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郊郊祀多用冬至冬至
近晦改用正月遵藝祖故事也　罷陝西轉運　二月
賑浙西饑　雨水詔避殿減膳　陳康伯薨康伯之初
相也上皇宣諭曰自卿輔政中外翕然無有異論卿靜
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謚文恭改謚文正　三
月令沿邊措置屯田　詔舉制科　四月金使奉國書

始謂上為宋皇帝云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書用君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奉使者自同陪臣館伴之屬皆拜其來使至是始稱上為宋皇帝止為叔姪之國易歲貢為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而餘地廣不能改上終身憤之其後屢請還河南陵寢地改受書禮金人卒不從蓋上有志復仇無能輔其志者　吳璘來朝尋封普安郡王判興元府　五月蠲減征斂　李若水使金

充賀上尊號使　六月降姚岳官　秋七月詔諸路監司帥臣銓量守臣守臣體訪知縣以聞　鑄當二錢　八月立皇長子愭為皇太子大赦　文武官守臣辭見並令上殿諸路鹽務總管鈐轄都監並同　郴盜李金平九月立太子妃錢氏　冬十月方滋使金充賀正旦使金使來賀會慶節　十二月以洪适為僕射兼樞密使　汪澈除樞密使

丙戌乾道二年春正月雷　限軍額三衙江上四川大

軍新額總四十一萬八千人殿前司七萬三千人馬司三萬歩司二萬一千建康五萬池州一萬二千鎮江四萬七千江州一萬楚州武鋒一萬一千平江府許浦水軍七千鄂州四萬五千荆南二萬興州六萬興元一萬七千金州一萬一千其後增損通不減四十餘萬衣糧約二百緡可養一兵是歲費錢八千萬緡　二月賑兩浙江東饑　三月賜蕭國梁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僕射洪适罷　夏四月雨水　除浙西圍田　參政葉顒

罷　六月兩浙市舶司官吏請給過於所收遂罷　乾道新書成　詔舉制科　秋八月竄林安宅　九月地震　嚴贓吏法　以黄濟為司農少卿　少監汪大猷請以臺諫侍從舉奏置簿録之時備觀覽　詔舉將帥之有智勇材能者　冬十月減饒州歲貢金額　命講讀官進言　雨雹　十一月修祥曦殿記注　汰老弱兵

呂中曰養兵以自困兵多以自禍不用兵以自弊此

本朝之弊政未有如中興之甚者也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固前世之所未有而今日竭一方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朝廷以諸州上供錢以養大兵而諸郡人以其充當用度又盡以養廂禁土兵羣校貴將統領統制之屬坐縻厚禄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國未嘗有强大之形敵未嘗有摧破之驗而徒以巳困於兵耳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者此勾踐之規模也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三年而後

出師者諸葛亮之規模也乾道之間知老弱之當汰矣然積幾十年不用兵則强者自弱壯者自老平日皆為養無用之兵矣

十二月以葉顒魏杞為左右僕射　簽書蔣芾兼參知政事　陳俊卿同知兼權參政　詔宰相兼制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　洪适言今三省所先發中書省畫黃宰執書押既完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而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黃具奏以聽上旨惟樞

密院既得旨即畫押過門下而中書不預則封駁之職恐有所偏望詔樞密院凡已被旨文書並關中書門下依三省畫黃書讀以示慎重出命之意從之然樞密院機速事則不由中書直關門下省謂之密白

丁亥乾道三年春詔戒理官謹獄　會子流轉不行給降度牒及助教帖召人作價全以會子進納　令兩淮通行銅錢會子　二月賜諸將兵書　夏四月利州東西復為一路以吳璘為安撫兼四川宣撫兼知興元府

尋薨璘上遺表曰願陛下無棄四川無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追封信王謚武順　五月賑泉州水災　安奉太宗真宗玉牒　六月命知院虞允文宣撫四川尋奏房州義士金州保勝軍七千餘人明年又奏興元洋州義士共二萬三千有奇且因農隙時往來教閱無衣糧之費而四師之勢壯矣　皇后夏氏崩謚安恭　秋七月皇太子愭薨謚莊文　閏月殯安恭皇后於赤山　以劉珙為翰林學士　八月禁兵官交結內侍

大霖雨　冬十月成都路旱　十一月丙寅郊以雨而雷望祭於齋宫　金使賀會慶節　詔戒因循茍且誕謾奔競之弊　僕射葉顒魏杞以郊祭雷變罷奉祠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　命近臣指陳得失

戊子乾道四年春正月籍荆南義勇民兵八千四百有奇每歲於農隙時教閱一月　二月蠲福建鹽錢　給僧牒助四川總司　以蔣芾為右僕射至五月以母喪

而去位　王炎賜出身簽書樞密院事　雨雹大雪
三月詔舉制科　夏四月賑綿洪等州饑　進呈欽宗
實錄并帝紀　五月詔諸路常平司每歲如合賑濟即
約所用及見管米斛多方措置　六月置度支都籍
秋七月疎決罪囚　王悅知衢州愷悌慈祥中夏闕雨
禱曰乞為三日之霖願減十年之筭竟以是卒百姓巷
哭為之立祠詔贈龍圖閣　八月行乾道歷　冬十月
蔣芾起復右僕射芾辭乞終喪詔從之　陳俊卿右僕

射　十一月大閲於茅灘上親擐甲胄指授方畧命三司合教為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賞有加焉　十一月召魏掞之入對上曰治道以何者為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為要掞之議論可采賜進士出身除太學録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九

宋 劉時舉 撰

宋孝宗二

己丑乾道五年春正月以徐子實充措置兩淮屯田官罷制國用司　中書舍人汪滔言按中書舍人於制敕有誤糾其論奏而給事中又所以駁正中書違失近年給舍列銜同奏非神宗官制之意詔制置非經兩省

書讀不行　三月賜鄭僑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命參政王炎宣撫四川　夏四月詔恤流移　五月置言事籍　詔有司議獄以法不得任情重奏裁　六月戊戌上御便殿　録孔氏後賜孔璨官　八月朔日有食之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左右僕射允文嘗有恢復中原之議而俊卿持重卒與允文不合人有議允文所為虛誕竟不效　九月復監司避本貫法　令諸路監司分上下半年廵按所部　冬十月賑温台水　十一月諸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六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張泰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六

宋　劉時舉　撰

宋高宗六

乙丑紹興十五年春正月行大朝會禮用黄麾仗三千二百五十人　春檜曰若非經界賦役不均遂命户部侍郎王鈇先於兩浙行之　試博學宏詞科湯思退王曮洪邁並賜進士出身　三月親試舉人賜劉章等一

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彗出東方大赦　五月置六部架閣官　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辛秦檜第乃上所賜第新成也尋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之令監司察汰縣令　秋七月復利州鐵錢監　寛廬光州上供　八月命提舉茶鹽官兼領常平惟四川廣西以憲臣淮西京西以漕臣兼領　冬十月置四川總領

閏月秘書省請下諸路求遺書及先賢墨跡　十二月討平虔梅羣盜

丙寅紹興十六年春正月親耕籍田三推乃止命宰執以次行五推九推之禮庶人終千畝焉仍詔守令自今每歲之春出郊勸農　毀淫祠　二月罷明法科　三月建武學　賜秦檜家廟祭器　張澄以展皇城及創修外闕澄皆告具除節度　夏四月作祚德廟加封程嬰杵臼韓厥　五月詔擇監司　作景鐘天子親祀上帝則用之　秋七月竄張浚於連州先是浚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遲則禍大而難測疾則禍輕而易治

惟陛下謹察情偽預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檜以謂時已泰平諱言兵事令中丞何若劾之故有是命

八月求蜀遺書　冬十月閱新禮器撞景鐘奏新樂用皇祐故事也　十一月癸酉郊備祭器設八寶如政和之儀　詔復先朝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等制　置御書院　十二月彗出西南

丁卯紹興十七年春正月禁獻羡餘　詔近免税米而所過尚收力勝錢其除之　遣官覈實經界　二月祀

高禖　三月檜改封益國公　夏四月以右正言巫伋兼崇政殿說書自此臺諫與經筵相與表裏　五月詔舉制科　大雨雹　六月詔盜賊今後不許招安　秋八月趙鼎卒鼎在吉陽故吏門人皆不敢問秦檜令本軍月具鼎存亡申尚書省鼎知之乃不食而卒　詔以寬剩錢充月椿　九月竄呂摭檜恨頤浩不已使台州守臣曾享求其家陰事會摭嫂姜氏告摭烝其庶弟之母送獄窮治其罪於是一家破矣　減江浙折帛錢

冬十一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建太一宫　頒常平免役法　是歲金與蒙國議和蒙國自稱祖元皇帝

戊辰紹興十八年春正月賜内門名南曰麗正北曰和寧　以秦熺知樞密院　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親試舉人賜王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秦熺引嫌辭避罷為觀文殿學士　五月圖景靈宫配饗功臣像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

彥凡十有六人　李顯忠上恢復之策於朝秦檜怒奏顯忠不遵稟聞奏止用申狀降官奉祠台州居住　罷四川宣撫使以知成都李璆為四川安撫制置使　秋八月增殿前司軍　定歲糴額　冬十一月知新州張棣奏胡銓語言不遜怨望朝廷自新州徙吉陽　十二月賑饑民　濬浙河

己巳紹興十九年春正月朔上皇太后壽　二月定歲賜諸軍馬額詔發川馬三百匹進御而以四千匹付江

上諸軍鎮江建康荆鄂軍各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又以秦馬三千五百付三衙殿前司千五百馬步司各千又七百付宣撫司總計八千四百匹遂為定例　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川行經界法　名隱士劉勉之　六月下寛恤詔　秋七月詔諸路提刑詣所部决獄　冬十月竄辛永宗　十一月壬辰郊　以巫伋兼直學士院　著作佐郎林機言訪聞失意之人窺伺朝廷作為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絶之　御史曹筠奏胡

寧劉章交通趙鼎每懷異意遂罷職盖秦檜疑其不附己也　金宗族大臣弑其主亶從弟亮立

庚午紹興二十年春正月禁科罰罪人緡錢　秦檜趨朝有挾刃於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棘寺驗治則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也檜引全而問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金人汝獨不肯故我要殺汝詔磔於市　三月秦熺特進加大學士　李光貶昌化軍初到貶所嘗作私史孟堅為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遂命曹

泳究實泳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光坐妄著私史譏謗朝廷罪孟堅竄峽州於是前從官及朝士連坐者八人胡寅程瑀潘良貴宗穎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許皆坐與光交通謗訕降責有差　胡寅竄新州　夏四月置力田科　五月詔舉制科　安奉中興聖統於景靈宮　八月竄張浚於永州　置建州社倉　冬十二月以王會權兵部侍郎會秦檜妻之弟也　是冬金城燕京

辛未紹興二十一年春正月蠲米禁折估　置諸州惠民局　禁額外吏　三月遣使金國乞修奉陵寢迎請靖康帝歸以巫伋為祈請使　夏閏四月選諸州卒補三衙　親試舉人賜趙逵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五月散利路義士　秋七月除柴米稅　九月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居住多有絶產其令戶部撥以贍學定處州丁稅額　冬十月幸張俊第尋加俊太師　十二月雷

壬申紹興二十二年春三月王庶之子之奇之荀俱編置梅州融州　葉三省坐詆休兵罪責居筠州　遣官措置福建寛剰錢及鹽法　夏四月簽書樞密院巫伋罷以章夏代之　五月襄陽大水　六月詔賑水災

秋七月虔州軍亂　八月章夏罷　冬十一月戊申郊

以徐宗說為户部侍郎宗說為措營田産時人目之為莊客

癸酉紹興二十三年夏五月詔舉制科　六月以王之

道通判安豐　上謂近日霖雨民間有被水災去處可
下州縣檢放苗稅　潼川大水　王之望自荆門代歸
獻啟秦檜又上書秦熺秋九月乃以之望為湖南提舉
冬十月以鄭仲熊為右正言仲熊能附會秦檜故有
是除　十一月右正言鄭仲熊論楊迥胡襄心向胡寅
之門附會趙鼎俱罷　燕經筵官於秘書省　頒宗正
司法　閏十二月乙酉朔臈雪應候
甲戌紹興二十四年春正月地震　榷夔路茶　二月

試博學宏詞科　三月親試舉人考官以秦檜孫塤為第一後改張孝祥孝祥乃秦檜之館客也同榜三百三十餘人檜之親黨居多天下為之切齒　武岡猺賊平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竄程敦厚　鄭仲熊言蕭振曩緣趙鼎用事自謂學出程頤藉為仕進之階責居池州是月趙俊薨俊晚年主和與秦檜意合上厚眷之　八月上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　罷温柑荔枝貢　冬十一月作龍圖等六閣以施

鉅參知政事　鄭仲熊爲簽書樞密院事

自秦檜專國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捭合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忤而去之無異奴隸皆褫其職名閣其恩數猶庶官云

十二月竄洪興祖興祖嘗忤秦檜又爲程瑀序論語註檜疑其託經以議已遂有是命　是歲莫公晟以南丹州内附

乙亥紹興二十五年春二月命諸路監司巡歷所部

夏四月侍御史董德元論參政施鉅傾邪詭秘嘗與李

光交又為何鑄所引用罷為資政殿學士　五月丁未

朔日有食之　芝生太廟　罷免役錢　六月朝奉郎

姚岳以岳州乃判臣岳飛故地乞改之乃改為純州

以湯思退為簽書樞密院事　秋七月召呂愿中先是

靜江有驛名秦城愿中約客共賦秦城王氣詩以侈之

其不賦者劉芮李燮羅博文三人而已秦檜喜乃有是

名　加封李天祚為南平王　八月以董德元參知政事　出内帑絹代輸戶丁　令四川鑄當二鐵錢　臺臣論張宗元與張浚交通罷知洪州時秦檜忌浚每臺諫官劾疏必令及之　九月置茶場　冬十月製靈芝瑞木等旗　秦檜疾上親視疾是夕封檜建康郡王熺少師並致仕及病篤招董德元湯思退以後事囑之以簽書湯思退兼參知政事　秦檜死後贈申王謚忠獻

初靖康末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為金所執而去天下高之及歸驟用為相檜力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程瑀張燾之徒布在臺省士大夫亟稱之未幾為呂頤浩朱勝非所排遂不復用會張浚與趙鼎有隙因薦為樞密使浚罷鼎復相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留既而與鼎並居相位卒傾鼎去之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咎於檜傲然不肯退又使王次翁奏留之韓世忠張浚岳飛方擅兵權檜與張俊密約議和而以兵

歸俊飛既誅世忠亦罷俊在位不去檜乃使江邈論罷之由是中外大權盡歸於檜非檜親黨及昏庸諛佞者則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罷兵講和而使高宗不能成中興之業者檜之罪可勝言哉

十一月癸亥郊祀　封嗣濮王及安定郡王　以趙逵兼普安國平王府教授　十二月嚴告訐罰　言者論鄭億年甘事逆臣劉豫還朝阿附權臣鄭仲熊乃權臣姻婭致身右府詔並落職億年送萬安軍　以沈該參

知政事　時行在百司闕官甚多詔令侍從官各舉三十人務要真材實能倘不如所舉必罰無赦　御史湯鵬舉論董德元附會權臣罷為資政殿學士尋落職

汴京火宫室盡為所焚　金主亮隂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京是歲遣長寧為留守經畫未幾大火宫室盡為所焚亮大怒降長寧為庶人尋杖之死

丙子紹興二十六年春正月以張九成知温州　湯鵬舉請用紹興元年例不歴外縣人不除監司不經外任

人不除侍從上從之　上鑒秦檜擅權之弊遂增置言事官　三月罷宰臣兼樞密　詔更議和好自秦檜死金人疑前盟不堅荆鄂間妄傳召張浚敵情益疑沈該請於上而有是詔　稱提四川交子　佛齊國入貢　詔修神宗哲宗兩朝寶訓　五月以沈該万俟卨為左右僕射　吳秉信王綸為中書舍人　諸州大辟非實有疑慮及無可憫者不得具奏　沈該上中興聖語　六月有星晝隕　置豐儲倉　秋七月彗出下詔求言

雨水銀　八月加封李天祚　詔常平官定吏額　交趾國來貢　九月詔監司之職臨按一路是宜悉心布宣　嚴贓吏法　復命樞密院錄聖語　復張浚官判洪州浚時喪母將歸塟浚念天下事二十年為和議所移邊備蕩弛且聞完顏亮簒立勢已驕悍自以人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乃於去年遂具奏論之繼被命以喪歸蜀行至江陵會以星變詔求直言浚慮金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晏安謂金可信蕩然

莫為之備況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雖在苫塊不得不為上終言之万俟卨湯思退見之大怒以為敵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為妄至冬十月言者謂張浚名在罪籍倡為異議動國是責居永州　刑部郎復分左右　十一月議節浮費　十二月戊戌朦饗太廟　定貢舉勅令格式罷提點鑄錢司　金國主亮復修汴京

丁丑紹興二十七年春正月詔侍從各薦宗室文臣京

官以上材識治行者兩人特與名對　二月更科舉法

以辛次膺為給事中　芝生太廟　命孟忠厚提舉

秘書省　減福建鹽錢　試博學宏詞科　三月上謂

宰執曰徽宗嘗言仁宗朝除執政大臣必先問曾歷親

民否乃立改官人注縣法　親試舉人賜王十朋等四

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万俟卨薨謚忠靖　四月令

薦官詣院鮑轡名對而人才凡下上諭大臣曰朕不能

盡識天下多士故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若不精審非

朕求才之意乃罷之　六月以湯思退為右僕射以趙逵周麟之為中書舍人　秋七月詔監司郡守察舉縣令戒飭贓吏　中書舍人周麟之言凡命令之出並從兩省或無封繳即皆晝時行下以復祖宗之成憲從之　八月收諸路給餘僧牒上曰佛法朕亦未有意絶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　九月申嚴常平賑濟法　冬十月以曾幾為秘書少監進讀三朝寶訓終篇侍讀三師親奏請進讀漢書以觀得失詔可

戊寅紹興二十八年春正月復給舍分書制敕法　上曰守令舉職已許監司列薦而監司賢否勤惰將使誰察之宜依守令別為考察之法　二月陳誠之陞為知院　王綸薦興化軍布衣鄭樵學行上召對授右廸功郎其所著通志令有司繕寫投進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神宗寶訓成　立內外官更迭久任法詔畧曰今後侍從有闕通選師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曾任郎官以上者卿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之有政績者並須

治狀昭著及有譽望之人卿監郎官未歷監司郡守者
令更迭補外任内官除詞臣臺諫係朕親擢餘並須在
職二年方許遷除庶内外適均無輕重之偏職業修舉
有久任之效以副朕重民事之意三省同共遵守　起
居舍人洪遵請以經筵官進對講讀問答等事悉行編
録以邇英記注為名從之　六月有星晝隕　嘉陵江
溢　秋七月嚴銅器禁　以賀允中為吏部尚書　三
朝正史徽宗實録成　定兩浙江湖漕米數　八月地

震　九月以王綱中為四川安撫制置使綱中言禦戎先務之急外國之情强則犯邊弱則請盟今而計外國之强弱盍先自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器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强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遂有是命　詔戒侈靡　冬十月籍没官户絶田　十一月平江常湖州水　己卯郊上親製樂章十二章　知興元府姚仲言聞金有意敗盟竊見興元等舊有義士萬餘皆驍勇可用祗是免身丁差役不費有

司錢糧乞依舊收充以時教閲奏可

己卯紹興二十九年春正月朔皇太后壽八十行賀禮

詔修吏部七司條法　二月詔沿邊榷場惟存泗州

盱眙兩處餘悉罷之　禮部侍郎孫道夫奉使北境回

言金國主亮詰以闗陜買馬非約恐將來尋釁於我當

以為備　校書郎孫澈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不

可偏廢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人才使臣舉智謀可充

將帥者勇鷙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如有所知亦

論薦詔從之擢澈為監察御史　吏部侍郎葉義問言有備無患陛下當密行之請防海道守淮甸遣戍卒嚴斥候揀軍牧馬此六者今日急務卒行則不及預備則有餘矣尋以義問無權尚書　大雪雨雹　三月詔舉制科　蠲積逋　夏四月鎮江火命賑之　沈介以秘書少監為賀正使黄中以國子司業充賀生辰使相先後還中言彼國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見迫不可不早為之備上曰但恐為離宫也中言所營悉備此不止為離

宮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惟陛下深圖之思退大怒舊例使北還者率補從官思退乃遷介吏部侍郎而以中為秘書少監　五月出内帑錢五百萬緡賜户部以佐調度　以公據闕子給總司　頒與按官吏八條舉薦四條曰仁惠公直明敏康謹按察四條曰苛酷狡佞昏懦貪縱乃元祐間司馬光陳請也　六月王綸使金充稱謝使綸還入見言敵國恭順和好無他上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為進

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思退曰金主亮已定寇江之計綸所見盖妄也　禮部侍郎孫道夫數言武事沈該慮其引用張浚黜道夫知綿州　詔戒驕惰禁賂遺以二詔立石於尚書省　遣官覈實常平義倉　僕射沈該罷　閏月省淮西冗官　秋七月李燾上續皇朝百官表　復提點鑄錢官　八月減進奉銀　朱熹松子也築室武夷山以講學上聞其賢名之不至　九月湯思退陳康伯為左右僕射　皇太后韋氏

不豫乃赦未幾太后崩　冬十一月賀允中奉皇后留
遺物使金令孔彥舟伴宴常例賜花允中辭曰國有大
喪樂何忍聞況戴花乎使人怒欲殺之彥舟解曰兩國
通好久參政勿動心也使還言金必敗盟宜為備　祔
殯顯仁皇后於永裕陵西　十二月以張燾為吏部尚
書　減西和鹽價　金以翰林侍讀施宜生充賀正使
耶律翼副之張燾奉詔館客宜生閩人坐范汝為事奔
偽齊齊廢復為金用燾以首丘桑梓語之宜生敬燾頗

漏敵情壽㷫密奏之且言早為之備亮又隱畫工於中節使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既而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絶頂後題以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聞者痛憤之

庚辰紹興三十年春正月詔革場務横征　吏部尚書張燾因論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酤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數百增俸給賜賚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

工數百人壽之從容補益皆此類也　二月賜普安郡王瑗名瑋立為皇子加寧國節度進封建王　三月以皇姪璩判大宗正寺　親試舉人賜梁克家等四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增印四川錢引　楊存中建言諸重地如四川鄂渚池陽建康京口皆已宿兵嚴守獨荆南歷代用武之地而九江上流要害之地緩急不能應援請各置都統制朝廷從之　夏五月以劉錡兼荆南府都統制仍分撥三衙軍及新招軍共萬人屯江州命戚

方為統制　詔寛租賦　秋七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金主亮將謀南侵命計女真
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有四
萬以其半壯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一正軍以一烏
勒希副之又簽中原漢兒渤海十七路除中都路造軍
器南都修汴京免簽外每路各萬人合番漢兵通二十
七萬倣唐制分為二十七軍遂以百户為穆昆千户為
明安萬户為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以番漢相

兼無獨用一色人者至是諜報亮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　兵部尚書楊椿言於陳康伯曰敵人敗盟因言防敵之術其一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為守其二措置民社密為寓兵之計其三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其四沿江州郡增壁積糧以為歸宿之地康伯見上言敵謂我和好滋久而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上嘉納之　詔修吏部勅令格式書成陳康伯上之　九月罷內侍省　復

名試館職法　冬十月定合班儀　罷諸軍內侍承受

以劉珙為吏部員外郎　壬戌日中無雲而雷　十

一月詔不得以羨餘推賞　御史陳俊卿言職田折價

而增直者計贓請禁止之　十二月陳俊卿論湯思退

其疏畧曰臣伏見十月癸亥日方過中天無雲而有雷

人情駭異臣竊謂變不虛生當有任其咎者及觀本朝

慶歴八年京師一日無雲而雷震仁宗皇帝謂張方平

曰夏竦奸邪天變如此亟命草詔罷之湯思退挾巧詐

之心濟傾邪之念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之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始以秉文衡曲意取其子孫緣此汲引以致政府檜死憘逐而湯鵬舉為御史二人素通譜系為結約貴近詭秘其迹自是安若泰山而敢肆意矣伏望陛下寘之憲典思退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臺諫交章遂落職　令臨安府印造會子於城内外與銅錢並行　安南獻馴象　以王之望統領財賦　荆南知府續觱乞增戍兵乃詔推鋒右翼軍合萬人隷之　是

冬淵聖皇帝崩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六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七

宋 劉時舉 撰

宋高宗七

辛巳紹興三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日有食之　用牲於社　丁丑雷癸未夜風雷雨雪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雷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

欽定四庫全書

姦萌戚屬無乖刺而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為敵國乎願陛下勅大臣當謹於備邊也　丙申大雨詔賑給貧民　揚存中罷兵權以趙密代之　俊卿論鎮江都統制劉寶軍律不嚴朘刻過度乃責寶散官安置　復給僧牒　二月秦熺卒　三月以何溥為翰林學士兼尚書　以陳康伯朱倬為左右僕射　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令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為措置置民社增壁積糧以吳璘戍武興姚仲戍興元王彥戍漢陽李道戍

荆南田師中戍鄂渚戚方戍九江李顯忠戍池陽王權戍建康劉錡戍鎮江壁壘相望而襄陽獨未有備乃以吳珙以西兵三千戍襄陽吳珙尋被朝命襄陽不能自保則令退守荆渚珙以書遺大臣言荆南為吳蜀之門户襄陽為荆州之藩籬上流號為重地若棄之不守是自撤其藩籬也況襄陽依山阻江沃壤千里設若侵犯據山以為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户則荆州可以高枕而眠矣若欲保守荆州當自襄陽為扞守之計

詔求言　五月詔監司一歲按屬吏四人失按者議罰
金遣使高景山王全來賀正因道亮意求淮漢之地
且言亮以九月北巡指取將相近臣議事當於八月至
其國大率皆慢辭也并以淵聖皇帝凶問至上率羣臣
發哀成服廟號欽宗陵曰獻陵　内侍張去為陰阻用
兵之議且陳退避之策或妄傳有幸閩蜀之計上意雅
欲視師陳康伯奏曰敵國敗盟天下共憤今日之事有
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百倍願分三衙禁旅

助襄漢兵待其先發然後應之俊卿言張去為竊威權撓成算乞斬之又屢薦張浚可用上曰陳俊卿敢言除兵部侍郎　六月中丞汪澈言軍旅將起費用方繁宜條其不急以狥今日之務從之　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又以汪澈為湖北京西宣諭使置司鄂州又命李寶以舟師屯江陰防海道　以杜莘老為殿中侍御史莘老入見上曰知卿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　罷教坊　彗出角　金主亮徙汴

亮行至南薰門外而雨暴至至承天門迅雷大風甚恐

亮以劉蕚為淮南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荆襄又以張中彦為西蜀道統軍王彦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窺巴蜀蘇保衡統水軍完顏正嘉努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亮自將焉　八月竄王繼先籍其家

金主亮母病亮往視之問以所苦母曰吾無他疾以皇帝遠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妾也遂命伊克雅蘇弑之　劉錡進屯揚州命遣

將王剛以五千人屯寶應又詔劉錡及王權李顯忠戚方各隨地分措置沿淮三處河口嚴為隄備時權在建康顯忠在池州方在江州　九月辛未大饗明堂罷合祭奉徽宗配　金將喀齊喀將五千餘騎入鳳州界侵黃牛堡守將告急於吳璘璘馳至殺金平遣將援之彥堅令軍用神臂弓射卻敵吳璘又遣別將至寶雞渭河夜刼橋頭大寨破之乘勝破秦州即拜璘為陜西河東招討使以張超權光化軍超甫及郡金兵數百忽突入城

趋閉譙門令從者率郡人巷戰敵死者數千人乃引去

金兵犯信陽軍告急於德安府先是成閔遣趙樽屯德安樽曰信陽德安之表裏即引兵赴之敵騎引去

金主亮以其右丞李通為大都督內赫阿斯罕副之令先造浮梁於淮水之上亮自將南侵亮兵號百萬氊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　冬十月朔詔親征

四川宣撫使吳璘檄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韃靼諸國及河北河東陝西京東南路等諭金人渝盟　劉錡自揚

州進屯盱眙軍時錡病猶未已尋自盱眙軍引兵次淮陰縣留劉汜貟錫守盱眙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舡入淮錡列諸軍於運河岸以扼之　給諸路僧牒登仕告身市軍儲　先是李顯忠提兵在壽春安豐之間欲回軍廬州徐觀其變至謝步聞敵已渡淮自峽山路渡大江以歸敵遂陷安豐及蔣州蔣州即光也初避敵諱改焉而戚方自淮西引兵南渡　初劉錡遣王權將兵迎敵逗遛不進再檄權往壽春權不得已僅發軍至廬州戍守

故敵得渡橋以濟權棄廬州而遁敵兵至尉子橋姚興以一軍三千人力戰權置酒仙宗山上擁兵自衛不前興殺敵數百以無援而沒知廬州龔濤遁權退保和州尋又棄和州先奔采石　陷無為軍守臣韓髦遁　亮既渡淮令萬户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靨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藕塘駐軍數日先以百餘騎犯清流關官軍無與敵者遂長驅入關直抵滁州守臣陸廉棄城去而蕭琦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

鄉民歐大者問之大因記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數百騎往定遠縣駭敵而回至瓦梁盡毀民居以為浮橋恐敵人效之乃答以有路自竹岡鎮可徑至六合縣琦從之俾為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民皆得逃去敵得城不入徑自山路趨揚州攻陷之知通州程邦瑀聞揚州破即棄城遁敵退復還　自講還後樊城不修築翟貴王進以兵二百戍焉時吳珙在襄陽敵騎三千忽至欲奪浮橋徑至城下張訓通以百騎巡綽與敵遇擊之

會繫橋未成敵不得濟二將引兵出戰俱死焉士卒半淹入江中至晚敵少挫其鋒遁去　王權之敗報至中外大震上名楊存中同宰執對於内殿上諭以欲散百官浮海避敵陳康伯曰不可存中亦請率先將士北首死敵上喜遂定親征之議時有欲遣使詰敵以緩師者敷文閣待制曽幾聞之上疏曰遣使請和增幣獻城終無小益而有大害為朝廷計自當臥薪嘗膽枕戈專務節儉整軍經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陛

下降詔諸帥傳檄數金人君臣如罵奴隸爾何辭復與和也耶乃命義問視師以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文參謀軍事檢討洪邁校書馮方並參議軍事義問至鎮江權立行府以揚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左僕射陳康伯奏時當雨雪戰守諸軍暴露乞加優恤上乃詔總領所人各支絹一匹家屬在營者給以薪炭之直康伯等曰此誠受陛下挾纊之賜也　吳挺向起敗敵於德順軍吳璘所遣也王師抵城下有秦世輔者與其父出降敵

執其母妻招之世輔欲還其母云還亦死不還亦死等耳不若善事趙天子敵盡殺其母妻而不從也統制官朱勇被執不屈遇害髙師中力戰死之璘尋又遣王中正敗敵於治中寨又敗之於煕城坡　錡敗敵於皂角林初金人既得揚州即遣兵逐劉錡來爭瓜洲渡錡命部將賈林仲吳超等拒之於皂角林林貟琦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合部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敵既入張弩俄發敵以運河岸仄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

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錡在瓜洲四日無不戰錡恐人心不固乃遣人自鎮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有詔令錡專防江上會錡病已劇遂肩輿渡江留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　方亮之南也枚數本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之者皆隨姓名而荅如響至錡則莫有應者乃曰朕自當之順昌之役時亮年十八以萬戶從軍錡之勝烏珠之敗亮所親見也故其出師也欲自當錡而卒不果　紹興乙亥敵使館都亭驛與其副

飲酒其副不肯飲訶之曰酒中安得有劉四廂何不飲有使敵者見其廄卒怒詈馬之不食草者亦云盖其威名素著於南北云　先是寶舟師至東海縣時敵兵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敵驚出意外亟引兵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衆爭應為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敵未覺遣其將

曹洋黄端禱於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衆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敵驚失措敵帆皆以油纈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淆亂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有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酋首完顏正嘉努等六人斬之惟統軍韓保衡未發舟不可獲其餘自經死得獻議造舟人倪詢等皆淮浙

姦民且為敵鄉道者又獲其統軍印與偽詔文書器甲
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以進而聞金亮已濟淮遂旋師
駐東海視緩急為援遣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詔獎除
寶清海節度沿海制置使　兵部侍郎陳俊卿言敵擾
淮甸幾兩月矣前日瓜洲雖失利不旋踵而有捷音既
而李寶舟師又大捷此天祐聖德敵宜滅也但荆襄為
吳蜀之咽喉敵自春以來種糧草於唐鄧修營寨於西
京蓋欲窺伺屬吾有備遂改圖兩淮而其糧草為王師

所焚今敵騎盡過淮東恐其知戍閔之師順流東下必留二三萬騎往來兩淮而出吾不意復窺荆襄願詔大臣與上流諸將謀所以守之又王師分戍長江巨海備衆而隙多今惟患兵少宜於閩廣厚賞以募舟師此皆不可緩也於是上乃命寶措置舟師　十一月以吳芾為殿中侍御史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有葸縮之計則大事去矣　陳俊卿間為上言浚忠義且兼知文武可付以閫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嘗失陜復散淮師

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杜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願陛下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上納其言是春許浚自便俊卿又屢言浚可用上曰卿欲用浚為何官俊卿曰此在陛下上曰浚才踈使之帥一路或有可觀若再督諸軍必敗事俊卿曰人皆以浚為可用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上首肯之時浚責居永州除建康府　先是劉錡病篤葉義問以李横代之趣令過江時敵以重兵直擣瓜洲横

引諸軍迎戰汜提本部兵先走横以孤軍不可當亦遁失其部統制印而敵鐵騎掩至江上魏俊王方戰死柳林中皆金瘡被體汜性驕傲不習軍事至是卒敗　金亮為内變所撓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詣行在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趣顯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王權所留水軍車船咸在而諸將未有統屬允文自建康來因使人督之敵舟漸近我軍用海鰍船迎擊士皆

死鬭敵舟多沉溺遂不能濟敵縱火自焚其舟走瓜洲渡邵宏淵先亦敗敵於真州之胥浦橋是時王宣又遣汲靖敗敵於蔡州之確山　敵犯陝州任天錫敗之成閔淮東路制置兼京西河東淮北四路招討使吳拱湖北京西路制置兼京西北路招討使李顯忠淮西路制置兼京畿西路淮北路招討使　亮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忿乃回揚州名諸酋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初亮

肆虐既久宗族大臣悉被斥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彦舟輩亦皆坐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税錢五年民益怨憤於是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太行陳俊倡集義衆而契丹之後耶律沃赫亦興於沙漠諸軍已有殺亮之謀矣及葛王裒立有傳赦文至軍中者人心益揺於是諸酋遂相與定謀弑亮而歸裒然所謂紫茸細軍者衞之甚嚴酋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泰州我輩急渡江汝輩何不白帥

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乙未諸酋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亮寢帳左右諸兵散走諸酋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即死并殺其妃侍與謀事者十餘人　紫茸軍陷泰州統制王剛遁　十二月金人來議和且移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圖舊好上曰大酋既已誅夷餘皆南北之民驅迫而來彼復何罪今即日襲逐可使隻輪不返然多殺何為但檄諸將迤邐

集師會京畿收復故疆撫定吾人足矣陳康伯請率百僚稱賀上曰未須爾俟到汴京與羣臣共慶　茨湖在漢江之南與光化軍相對至是金人以舟渡欲攻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著岸兵校史俊登舟麾却之　李顯忠敗之於全椒楊欽尋敗之於洪澤鎮而顯忠又敗之於楊林渡翼日金兵乃退戊申上親征湯思退為行宫留守先是上曰此行中宫及内人不往止與建王行須令徧識諸將爾　赦新復州軍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

劉珙草制畧曰玆強敵之干誅幸上天之悔禍爰整徂征之旅坐揚者定之功元惡就屠餘黨悉潰重念中原之衆久淪異域之風頭顱難保於淫刑閭里悉空於重斂宜推在宥咸與維新自江上用兵珙獨在禁林一時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讀者感厲　上至無錫縣守執奏淮東金人已遁去淮西尚餘三萬衆據和州陳康伯等依旨撰到招安旗牓不惟諸國之人雖女真亦一槩與補官上曰彼雖敵國亦人也比引見所招捉到金

人朕亦悉貸死盖首惡止完顔亮一人耳若槩殺之朕不忍為也　是歲籍鄉兵於是知荆南府續觱請復義勇民兵其法取於主户之雙丁每十户為甲五甲為團甲團皆有長又擇邑之豪為總者歲於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糧其後隷於籍者至七八千人又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陜西河北弓箭手保甲舊法五家為保五保為甲六甲為隊隨地形便則合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焉官族亡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

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團民暇則集無蚤暮之節盡禁蒲博獨許以擊刺角勝五日更至縣庭閱其尤者勞賞之旗幟總別為色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舉烽以為號名瞬息徧百里　葛王裒至燕京渤海軍立葛王裒於遼陽聞亮死遂入燕京乃謚亶為閔宗以亮為海陵王謚曰煬

壬午紹興三十二年春正月朔戊辰日有食之　上至建康張浚迎謁道左衛士見浚復用至以手加額浚見

上言國猶身也元氣充則外邪遠朝廷元氣也用人才修政事治甲兵惜財用皆壯元氣之道上嘉納之　復升江陰縣為軍　黄中請太廟遷翼祖神御而祔欽宗詔依　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陜宣撫使允文奏云今防秋在近而官軍分戍捨德順一帶地廣兵稀入寇之路不一如官軍在德順守七盤摧山之險而秦隴一帶通仙人原者不一見今仙人原全無官軍守闗又如官軍在鳳州守散闗和尚之險而南山子午谷一帶路通洋

州者不一見今南山亦無官軍守關見與吳璘商量措置　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時以欽祔廟乃還臨安　金人犯汝州吳珙遣將擊走之王庶又敗之於虢州東　言者謂淮揚合肥蘄陽襄陽為四鎮以在江北者為屬城各招弓箭手二萬人人授良田百畝增城浚隍農戰交修依陜西沿邊故事行之又京口建康九江江夏公安建為五帥各屯二

萬人列置烽燧益修樓船輔以天險之阻此為長久之計詔益就措置　閏二月吳璘復大散關先是金人既失秦河等州乃堅守大散關以扼王師璘遣楊從儀等攻下之遂分兵據和尚原敵退守寶雞縣璘尋又遣姚仲攻德順軍未下璘恐士有惰志即自秦馳赴率數十騎繞城傳呼城中之人欲識璘面不發一矢敵氣自索既戰又為我軍所敗遂遁去璘入城父老擁拜馬首幾不可行　三大將之出也興州路得秦隴環原熙河蘭

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獨敵以重兵扼鳳翔故大散關之兵未得進　金人陷河州驅老弱數萬屠之選强壯數千充軍焚蕩其城而去　祔欽宗於太廟十一室　劉錡卒三月遣使措置堡寨屯田　洪邁以中書舍人假翰林學士充賀登位使　金人陷懷寧府守臣陳亨祖登城督戰中流矢死其母及家五十餘人皆死之　是春淮水溢中有赤氣如凝血　夏四月詔近臣陳防秋事宜

詔以揚存中為兩淮宣撫使以劉錡不書錄黃卒罷乃命張浚措置江淮浚出入將相三十年素為士卒所畏愛至是復總軍政皆樂為用　汪澈宣諭荆襄還除參知政事　張震為殿中侍御史　張子益大敗金人於石湫堰　陳俊卿申嚴出軍逃叛法　時復議和以三招討司結局而為三衛司而命戍閔主管殿前衙司李顯忠馬軍司吳錡步軍司　復熙州　六月賜皇太子瑋名眘立為皇太子追封皇兄子偁為秀王　丙子

上內禪皇太子即皇帝位太上皇帝居德壽宮　大赦
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
天下誦之　以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　求直言
詔百官輪對　名張浚浚入見賜坐降問除江淮宣撫
使　張震奏近日有飛蝗自江東入湖州界　秋七月
詔曰敵人來索故禮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邊患未
已中原歸正又源源不絕納之以東南力不能給否則
絕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各宜指陳定論以聞　命

汪澈視師湖北京西　珙還張掄使金回見張浚具言
金不禮我使狀且令稱陪臣浚謂不當復遣使而史浩
議遣使報金以登寶位浚請毋庸再遣竟遣珙行至境
金責舊禮不納而還　戊申地震大風拔木　八月上
太上皇為光堯壽聖皇帝皇后為壽聖太上皇后　追
冊皇后郭氏　九月封皇子愭鄧王愷度王惇恭王
上初御經筵講尚書周禮進讀三朝寶訓　詔舉監守郡
守　冬十月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側聞仁宗慶歷三年

命王洙歐陽修編定勳臣名次得二百四家徽宗再編
勳臣一百一十六家臣願明詔添入元祐靖康建炎以
來有合籍記者編纂成書子孫咸有甄錄詔委編修聖
政所接續編纂　以王之望為川陜宣撫使　詔館職學
官祖宗設此儲養人才朕亦欲待方來之秀不可定員
　陸游尹穡名對稱旨並賜出身　十一月限內侍員
以二百人為額　十二月令諸路帥臣監司具部內知
州臧否連銜同奏　史浩論樞密院合令宰臣兼使事

乃以陳康伯兼樞密使命近臣條陳時務　金人以璘之精兵皆在德順遂力攻之會張浚再起宣撫江淮將命諸將出犄角之師且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以分其勢時朝論主和上以手札命璘罷德順軍屯察屬交諫曰奈何退師璘以主上初政有詔不敢違倉卒引退金人乘其後正軍三萬得還者僅七千人偏裨將佐所存無幾上尋悔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八

宋 劉時舉 撰

宋孝宗一

癸未隆興元年春正月壬申朔改元　詔觀察使以上各舉三人令三省樞密院詳定格式謀畧沉雄可任大計寛猛適宜可使御衆臨陣驍勇可鼓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思智精明可治器械已上五等令曾立軍功

觀察使以上不以在任閒居並隨類指陳實迹薦舉通習典章可掌朝儀疏達民事可任郡寄諳曉財幣可裕民力將身廉潔可律貪鄙詞辯不屈可備奉使已上五等令非軍功觀察使以上薦舉　以史浩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張浚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陳俊卿改都督府參贊軍事仍知建康府時金將富察圖移屯虹縣蕭琦屯靈壁浚謂必為邊患當及時掃蕩四月張浚入奏事詔浚先圖兩城浚乞降一年歲幣以應副使

用詔發見椿管歲幣銀赴都督府絹續次支降五月史
浩罷以不興師之議　詔親征命張浚都督荊襄浚
命李顯忠出濠州以趨靈壁取其都統蕭琦邵宏淵圍
虹縣降其統軍富察圖穆大周仁於是乘勝克宿州
浚恐盛夏人疲召顯忠等還金元帥赫舍哩志寧率兵
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金人死亡者過半諜報金人大
興河南之兵將至會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私
其金帛不以犒士士憤怨遂潰而歸金人亦退浚時在

盱眙去宿州不四百里傳金人將至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已乃還維揚上疏待罪六月下罪已詔詔張浚貶秩改宣撫使陳俊卿唐文若邵宏淵李顯忠降罰有差浚留維揚乃大飭兩淮守備上復命浚奏事浚因乞骸骨上見奏謂栻曰雖乞去之章同上朕待魏公有加不為浮議所惑上對近臣未嘗名浚獨曰魏公初浚以符離之役改都督為宣撫陳俊卿言恐人情觀望號令不行八月仍復都督上有意恢復是役不利乃議講和

呂中曰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符離之一舉者蓋向者因其來而後與之戰今則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往而征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非不得已而後戰也孝宗謂數十年無此克捷胡銓謂四十年未有此舉金人縁此震慴知吾君有大有為之志知廟謨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將王十朋又謂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為徽宗欽宗復仇而舉為中原弔民伐罪而舉奈何王師偶失小

利而幸災樂禍者横議紛起矣夫自宣和靖康以來為金所欺為和所誤為奸臣所罔曽不一悔而一欲用兵少有喪敗上下翕翕以為危亡之立至不獨為之罷大臣咎論者而朝廷之議且又為之一變紹興間浚初為都督也韓岳張楊皆擁重兵劉光世一軍本皆羣盜因罷帥而叛借令失謀未至不可為國而朝廷已如無一兵之可恃今符離之役李顯忠邵宏淵進兵淮北藉令潰散不過失其所下之城邑而朝

廷已如强虺之將至至今言戰之失謀常以此藉口浚竟以此沮於當時甚哉任責之難而得謗之易也嚴贓吏法　三月雨雹　省官吏員減貴戚俸　夏四月詔舉遺逸　詔行寛恤　張震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上曰張震知無不言言皆當理令載之訓詞　限選人改官每歲八十員　上舉進士賜未待問以下五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嚴交遺禁　申禁銷金鋪翠　以王十朋為侍御史胡銓入對言陛下除臺官

得人矣　辛亥天申節詣德壽宮上壽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以虞允文為湖北京西制置使允文言荆襄之地平原廣袤無山水之限隔故三國之後以至南北之分皆以兵為險道路錯出不以數計宜益兵以重荆襄為恢復之計　湯思退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太白晝見　旱蝗詔近臣條上闕政許自今郡守須以二年方許移易　詔曰比日飛蝗益多又聞諸路州縣風水為災朕避正殿減常膳二三大臣

其晝修省監司郡守各務身率戢奸禁暴平冤察獄所在災傷依條賑䘏檢放如有不以聞者重寘憲典　以龍大淵曾覿知閤門事大淵為樞密承旨覿帶御器械去冬諫議劉度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潛邸舊僚宣召當有時蓋指二人也三月復上疏有毋使褻御干預樞密乃除二人閤門蓋解樞屬也復奏不報　七月詔議應敵定論先是金遣布薩忠義與赫舍哩志寧經畧四川地為我師所敗於是檄盱眙軍云既有通和之意自

宜各守爾土封疆邊臣以聞張震率同列論敵人必將盡收故疆使我失諸將之心盡取舊人使我失中原之望盡如故禮使我沮義士之氣盡罷兵屯使我壞兵屯之策上乃下詔畧曰敵人來索故疆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各宜指陳定論以聞於是翰林學士洪邁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郎周必大共議謂宜歲遺金繒如前日

之數稍歸侵地如海泗之類殿中侍御史張震以爲海
州控扼海道陜西地多險要不可棄受册禮絕歸附不
可有權工部侍郎張史陳良翰以爲不用舊禮然後可
和其餘亦繼有論列而宰執獨無奏章史浩云先爲備
守是爲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倘聽淺謀於一時
興不教之師敵去則論賞以邀功敵至則斂兵而遁迹
使彼無辜之赤子皆爲横死之遊魂取快一朝含冤萬
世浩復陳招納三弊一謂棄實而取名二謂舍近而謀

遠三謂見利而忘害又請辭密院職許之

呂中曰此壬午應敵之議也名曰應敵實則議和戊午之議和之已定也壬午之議和之未定也秦檜外則交敵内則要君其議已定於三日思慮之時既定而猶議之是特欲塞衆人之口耳今敵方索故疆取舊人爭舊禮其從與否未决也然和議已定之時上自宰執下至有司外至諸將皆爭言其不可是當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也今和議猶未定此正諸公陳

大義之秋也而洪邁金安節唐文若周必大共為一議張震自為一議張闡自為一議陳良翰自為一議言和者多言不可和者少豈非士大夫為檜所蠱其議論反不如前日之正也春秋許九世復仇而再世遠不問乎今不過論禮之輕重地之取予幣之多寡以為和議之成與否而君父不共戴天之仇則置而不問也惟張震張闡之論近正而宰執獨無表章以聽謂和之自我耳史浩立備守之說不過遷延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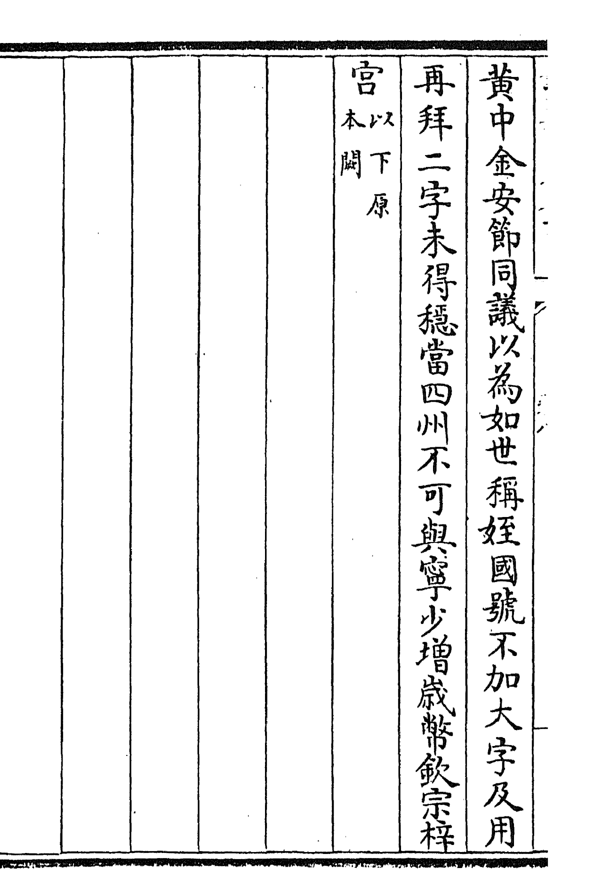
就和耳此張浚之志所以不獲伸也

九月盧仲賢使金先是八月金副元帥赫舍哩志寧以第三書來通和好其書云故疆歲幣如舊即止兵上以付督府答書畧謂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能如數命盧仲賢攜書使金而上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仲賢至宿州金懼之以威乃言歸當稟命許四郡遂以敵書來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

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臣俘虜之人事聞於上上大悔悟先是浚累疏言敵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在我自當為攻守之計可也而陳康伯湯思退周葵洪遵等既以為敵意欲和以是贊我使軍民少就休息因謂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使敵勢誠弱我勢漸強何求不得而臺諫官議論紛然力詆臣等專欲求和以茍圖目前之安於是侍從之間以至百執事之臣交章來上謂今日之事惟當

用兵不當言和是皆不量事力爭欲交兵政以利害不切於已敢為大言逮其誤國則將去之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惟幸和議或變乃皆軒然而喜爭言我曾論此以邀高爵美名曾不思社稷之重豈同戲劇而生民肝腦塗地誰與任其咎哉執政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復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州辱命上怒仲賢下大理寺議罪思退等乃大倡和議十一月宰臣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

仲賢持書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决者彼欲得唐鄧海泗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今欲遣王之望龍大淵為通問使副命下之日議論洶湧乞召張浚歸國持重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上從之　詔議講和吏部尚書凌景與韓仲通余時言路彬同議以為名分既正則當講和當遣使當與歲幣而四州疆土當與祖宗陵寢及欽宗梓宮兩易之



黄中金安節同議以爲如世稱姪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未得穩當四州不可與寧少增歳幣欽宗梓宮以下原本闕

將士聞之而奮金人聞之而遁是自

符離旣潰之後其規模又如此也然後之規模始沮

於秦檜再沮於史浩三沮於湯思退之徒至是陳康

伯亦主和議豈非天乎

五月復環衛官詔近來環衛久不除授非所以儲材而均任也可依舊制以材畧有聞堪任將帥及久勤軍事暫歸休逸之人並爲環衛官更不除換只令兼領以節度使即領左右金吾衛將軍承宣使即領左右衛上將軍又有左右驍衛武衛屯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上將軍左右金吾以下諸衛大將軍諸衛將軍之類朝參依正官班次宗室不在此制仍不差戚里及非戰功之人 上幸大教場犒賞戍還諸軍 六月甲寅朔日有

食之　秋七月江東浙西水命賑之　雨雹　詔災異數見江淮水潦避殿減膳令朝廷疏陳闕失　八月魏杞以宗正少卿充通問使先是上命湯思退與金書許割四郡求減歲幣之半至是命杞再使金以書不如式卻之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只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

呂中曰壬午之議和之未成者也癸未之議和之已成者也和議之未成則諸臣當論和與不和之是非而

當時僅有張闡張震二人不主和耳今和議既成之後所以集議者但論歲幣之增不增地之削不削歸正人之遣不遣邊戍之撤不撤耳而諸臣猶有許之增幣許之割地許之還歸正人者其曰世仇不可和者僅有張闡胡公銓二人而止葢靖康之禍日遠日忘秦檜之毒日久日深後生晚輩不念前猷遂以東南為正統之地以忍耻事仇為義理之常嗚呼二聖之痛今四十年矣平王東遷四十九年忘復仇之

義此春秋所由作也以理之公是非論則固決不可和矣以事之實利害論則和有害而無一利胡銓所謂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民力益困一也唐鄧海泗之人一旦與之是致之死地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失則兩淮不可保大江不可守三也絕中原之望四也竭吾膏血以奉敵五也秦檜力排不附和議之士九十餘人或死瀕海或死謫籍今日和議成則不附時議者或陷前日之禍六也前日之和卒有海陵之變

敵不可信七也敵必復如前日盡索歸正人與之則反覆生變不與則敵不肯但已八也秦檜當國二十年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殆有甚焉九也李文靖嘗謂王旦切勿與敵講和況今國勢委靡而復倡和議使上下解體溺於鴆毒十也前日之議以公是非言之也今日痛哭有十之疏又以實利害言之也斷以是非之公參以利害之實是和無一事可者當時不悟何哉

張浚薨浚許國之心白首不渝終身不主和議遺命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疾革呼栻等於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而薨後五年贈太師謚忠獻

魏公之忠貫日月既有議之者然早歲晚節有不可曉者二力攻李綱而寧與汪黄同朝維揚之變國幾危矣曾微一言聲時宰之咎一不可曉也力引奸檜

使至得政而寧與趙元語不相下二不可曉也洪景盧指殺曲端趙哲而失秦陜諸州又不若斯二者之為重矣

吕中議曰嘗觀國家自有中原之禍以來終始主戰者浚也終始主和者檜也以浚主戰而不免有富平之敗酈瓊之叛符離之潰以檜主和而江左少康二十年是以當時與議者寧為檜而不為浚游談者寧慕檜而不慕浚無他檜之所為與人之私心合也然

千載而下言及檜則人皆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言及浚則人莫不以手加額效林宗而慕李膺者也以此見忠義者人心之所同浚之所為又與人之公心合也彼富貴利達飄風過耳而端人正士英風常存是浚之身雖死而浚之心未嘗不行於後世也

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　交趾來貢　詔令後命官犯自盜枉法贓罪抵死除籍没家財外取旨　出内帑金和糴賑濟　金人以未如所欲為辭遂分兵南侵乃

命湯思退督師江淮楊存中同為都督　胡銓轉對為
上言曰金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
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輿
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今日舉朝之
士皆婦人也金既得此四郡專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
懼寖諭以重兵脇和上聞有敵師乃命建康都督王彥
屯照關范禁備淮李寶備江又命思退都督思退辭不
行　冬十月詔輔臣夕對　十一月詔諭沿邊將士畧

曰朕祗奉慈訓嗣有基業永念祖宗陵寢朝獻路絕黎元塗炭屯戍未休朕為人之後而不能報上世之憤為人之君而不能拯斯民之厄故食不知味寢不安枕未嘗以尊位為樂也特以戰爭之役肝腦塗地不忍南北之人枉罹非命朕自即位以來兩發聘使冀尋舊盟而鄰帥主兵及境弗納逮行人再往始則立式要求繼則迫脅因辱朕以兵隙難開隱忍自屈仍遣魏杞銜命復行不校禮文書辭並不愛四郡割以與之乃渝原約又

求商州且索臨陣俘虜之人變詐無厭必欲尋釁初無休兵結懽之意令使命逗留議論不決積粟出船包藏罔測朕以太上聖意不敢重違而宰輔羣臣前後屢請已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成數亦如其議在我可從無一顧惜若彼堅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則朕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時敵將布薩忠義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魏勝戰死劉寶自楚州王彥自昭關南遁上猶未之知也而降是詔矣　詔諭歸正官民詔云朕遣使約和首尾

三載北帥好戰要執不回自盧仲賢初議則有畫定四事叔姪通書之式唐鄧海泗之地歲幣銀絹之數及先是歸附之人朕志在好生寧甘屈巳書幣土地一一曲從唯念名將貴臣皆北方之豪傑慕中國之仁義削去左衽投戈來歸與夫軍士人民厭厭異方喜我樂土朕知其設意欲得甘心斷之於中決不復遣前後書辯再三峻拒故彼逞忿無厭入我邊境若朕利於和好之速成不顧招懷之大信曲從所欲驅廹北歸則與淮北之民

同為魚肉矣爾等當思交兵釁隙職此之由視之如仇共圖掃蕩高官厚賜自有明科傳之子孫永保寧泰天地鑒照朕不食言　侍御史尹穡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劾其罪度和議決成所指凡二十餘人由是擢穡為諫議大夫　言者論湯思退急於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弓弩營兵撤修海船毀折水櫃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又言思退容欲召敵議和詔責居永州遂行至信州憂悸而死　參政周

葵聞太學有欲相率伏闕者奏以黄榜禁之重置典憲
繼而太學生張觀宋㬊葛用中等七十餘人上書言湯
思退王之望尹穡約議金人宜斬之以謝天下　王抃
使金軍併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
目畧同紹興世為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而為
歲幣金皆聽許　詔擇日親征
呂中議曰是役也名曰戰而實則和也不惟吾速於
和而敵國亦速於和矣敵速於和故屢稱重兵以脅和

吾亦速於和故新復之地不暇惜俘獲之醜不暇問但一於和而已正名分減歲幣雖稍異於紹興之時然紹興因戰勝而後和未至如今日之茍和也此湯思退之罪也思退乃檜之死黨檜之主和雖陰與敵約然未至於容諭敵以兵而脅和者也與檜異議者雖加貶竄亦未至興大獄劾二十人不主和之罪以成其議者此又因秦檜固位之心而使之也大明當天陰焰自熄思退之奸不得以盡行其志矣然以事

勢觀之炎興之初肩背方患之時也尚可急投之以所常用之藥隆興之時半體已非其有矣故言和不可言戰亦不可痛已定則將至於忘時已過則遂至於改非有已成之規模不可為也故嘗謂炎興之敵奉辭以討之可也隆興之敵正名以絕之可也正名矣而又務實則大仇可復而成宋高宗所未為之志矣

以陳康伯為左僕射　錢端禮賜出身簽書樞密院

閏月詔館職無限員　崔臯敗金人於六合十二月赦沿邊諸州　洪适為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　雨雹

乙酉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郊郊祀多用冬至冬至近晦改用正月遵藝祖故事也　罷陝西轉運　二月賑浙西饑　雨水詔避殿減膳　陳康伯薨康伯之初相也上皇宣諭曰自卿輔政中外翕然無有異論卿静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謚文恭改謚文正　三月令沿邊措置屯田　詔舉制科　四月金使奉國書

始謂上為宋皇帝云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書用君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奉使者自同陪臣館伴之屬皆拜其來使至是始稱上為宋皇帝止為叔姪之國易歲貢為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而餘地廣不能改上終身憤之其後屢請還河南陵寢地改受書禮金人卒不從蓋上有志復仇無能輔其志者　吳璘來朝尋封普安郡王判興元府　五月蠲減征斂　李若水使金

充賀上尊號使　六月降姚岳官　秋七月詔諸路監司帥臣銓量守臣守臣體訪知縣以聞　鑄當二錢　八月立皇長子愭為皇太子大赦　文武官守臣辭見並令上殿諸路蠹務總管鈐轄都監並同　郴盜李金平九月立太子妃錢氏　冬十月方滋使金充賀正旦使金使來賀會慶節　十二月以洪适為僕射兼樞密使　汪澈除樞密使

丙戌乾道二年春正月雷　限軍額三衙江上四川大

軍新額總四十一萬八千人殿前司七萬三千人馬司三萬步司二萬一千建康五萬池州一萬二千鎮江四萬七千江州一萬楚州武鋒一萬一千平江府許浦水軍七千鄂州四萬五千荆南二萬興州六萬興元一萬七千金州一萬一千其後增損通不減四十餘萬衣糧約二百緡可養一兵是歲費錢八千萬緡　二月賑兩浙江東饑　三月賜蕭國梁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僕射洪适罷　夏四月雨水　除浙西圍田　參政葉顒

罷　六月兩浙市舶司官吏請給過於所収遂罷　乾道新書成　詔舉制科　秋八月䆠林安宅　九月地震　嚴贓吏法　以黄濟為司農少卿　少監汪大猷請以臺諫侍從舉奏置簿録之時備觀覽　詔舉將帥之有智勇材能者　冬十月減饒州歲貢金額　命講讀官進言　雨雹　十一月修祥曦殿記注　汰老弱兵

呂中曰養兵以自困兵多以自禍不用兵以自弊此

本朝之弊政未有如中興之甚者也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固前世之所未有而今日竭一方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朝廷以諸州上供錢以養大兵而諸郡人以其充當用度又盡以養廂禁土兵犀校貴將統領統制之屬坐縻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國未嘗有強大之形敵未嘗有摧破之驗而徒以巳困於兵耳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者此勾踐之規模也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三年而後

出師者諸葛亮之規模也乾道之間知老弱之當汰矣然積幾十年不用兵則强者自弱壯者自老平日皆為養無用之兵矣

十二月以葉顒魏杞為左右僕射　簽書蔣芾兼叅知政事　陳俊卿同知兼權參政　詔宰相兼制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　洪适言今三省所先發中書省晝黄宰執書押既完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而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黄具奏以聽上旨惟樞

密院既得旨即畫押過門下而中書不預則封駮之職恐有所偏望詔樞密院凡已被旨文書並關中書門下依三省畫黃書讀以示慎重出命之意從之然樞密院機速事則不由中書直關門下省謂之密白

丁亥乾道三年春詔戒理官謹獄　會子流轉不行給降度牒及助教帖召人作價全以會子進納　令兩淮通行銅錢會子　二月賜諸將兵書　夏四月利州東西復為一路以吳璘為安撫兼四川宣撫兼知興元府

尋甍璘上遺表曰願陛下無棄四川無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追封信王謚武順　五月賑泉州水災

安奉太宗真宗玉牒　六月命知院虞允文宣撫四川

尋奏房州義士金州保勝軍七千餘人明年又奏興元洋州義士共二萬三千有竒且因農隙時往來教閱無衣糧之費而四師之勢壯矣　皇后夏氏崩謚安恭

秋七月皇太子愭薨謚莊文　閏月殯安恭皇后於赤山　以劉珙為翰林學士　八月禁兵官交結内侍

大霖雨　冬十月成都路旱　十一月丙寅郊以雨而雷望祭於齋宫　金使賀會慶節　詔戒因循苟且誕謾奔競之弊　僕射葉顒魏杞以郊祭雷變罷奉祠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　命近臣指陳得失

戊子乾道四年春正月籍荆南義勇民兵八千四百有奇每歲於農隙時教閲一月　二月蠲福建鹽錢　給僧牒助四川總司　以蔣芾為右僕射至五月以母喪

欽定四庫全書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九

宋　劉時舉　撰

宋孝宗二

己丑乾道五年春正月以徐子實充措置兩淮屯田官

罷制國用司　中書舍人汪涊言按中書舍人於制

駮有誤糾其論奏而給事中又所以駮正中書違失近

年給舍列銜同奏非神宗官制之意詔制置非經兩省

書讀不行　三月賜鄭僑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命參政王炎宣撫四川　夏四月詔恤流移　五月置言事籍　詔有司議獄以法不得任情重奏裁　六月戊戌上御便殿　錄孔氏後賜孔璪官　八月朔日有食之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左右僕射允文嘗有恢復中原之議而俊卿持重卒與允文不合人有議允文所為虛誕竟不效　九月復監司避本貫法　令諸路監司分上下半年廵按所部　冬十月賑温台水　十一月諸

而去位　王炎賜出身簽書樞密院事　雨雹大雪

三月詔舉制科　夏四月賑綿洪等州饑　進呈欽宗

實錄并帝紀　五月詔諸路常平司每嵗如合賑濟即

約所用及見管米斛多方措置　六月置度支都籍

秋七月疎決罪囚　王悦知衢州愷悌慈祥中夏闕雨

禱曰乞爲三日之霖願減十年之筭竟以是卒百姓巷

哭爲之立祠詔贈龍圖閣　八月行乾道歷　冬十月

蔣芾起復右僕射芾辭乞終喪詔從之　陳俊卿右僕

射　十一月大閲於茅灘上親擐甲冑指授方畧命三司合教爲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賞有加焉　十一月召魏掞之入對上曰治道以何者爲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掞之議論可采賜進士出身除太學録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八